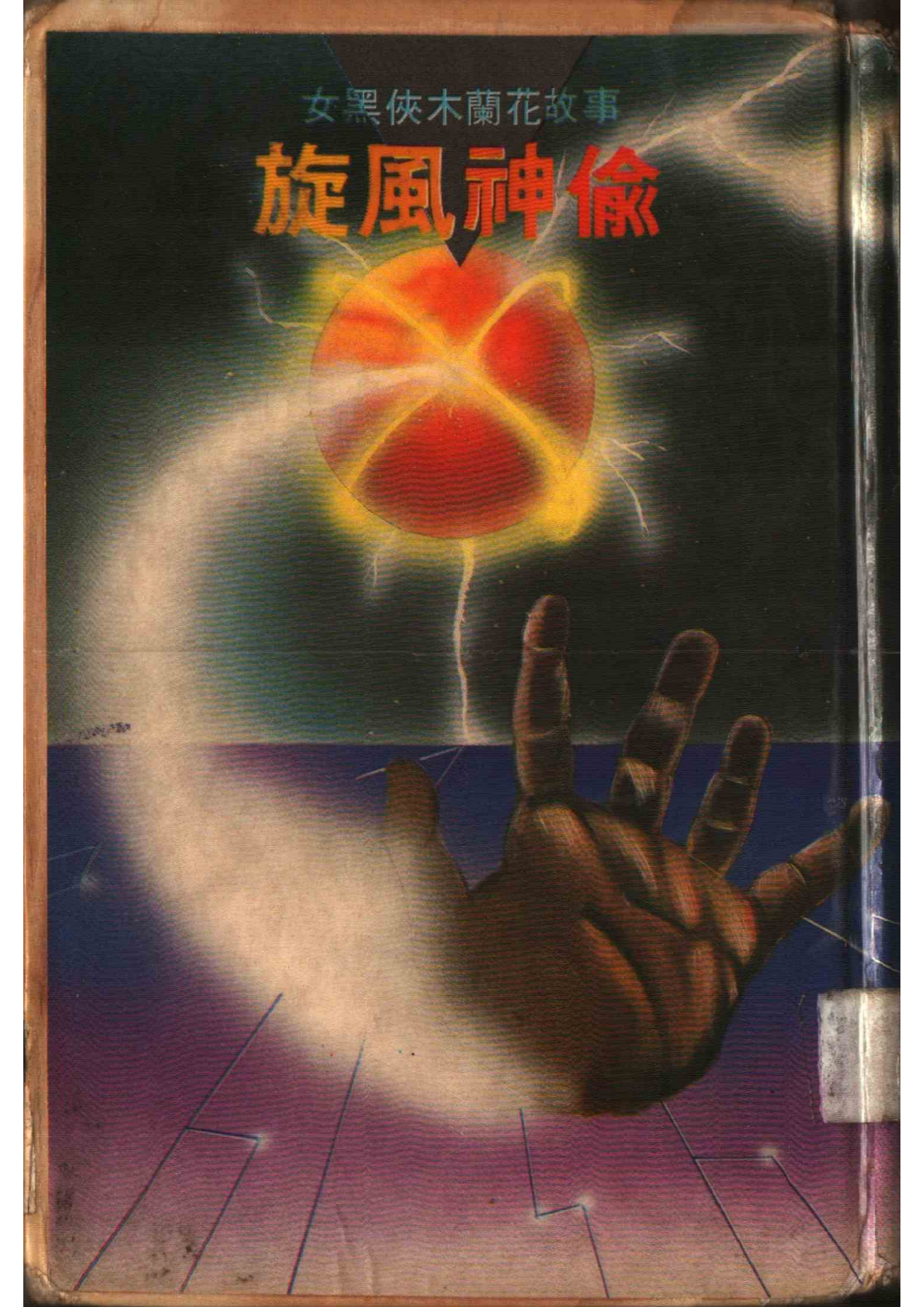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旋風神偷

著作者：魏力
出版者：利順出版公司
香港皐路乍街35A
三至七號地下
電話：五四八三三七〇
承印：亨泰印刷公司
定價：港幣二十元

HK$20

旋風神偷

一張有着魚鱗般暗花的象牙式卡紙，上面用一種特別的墨水，寫着兩行字，那種特製的墨水有點像漆，在乾了之後，字體顯得凸起來，十分好看。

但這張箋紙雖然如此優雅大方，而且，所寫的字跡，也是清麗娟秀之極，但是看了那幾行字之後，却令人不禁皺起了眉頭。

那幾行文字是這樣的：「據傳閣下喜愛收藏直版鈔票，歷年來收藏頗巨，小弟亦有同好，玆訂於七月七日下午七時，前來鑒賞閣下所藏，幸勿見拒爲感。」

令人感到不尋常的是下面的署名：旋風。

這張箋帖，如今是放在高翔的辦公桌上，高翔向之看了一會，再抬起頭來看坐在沙發上，一個十分枯瘦，長衫馬褂的老者。

站在高翔辦公桌面前的，則是偵緝科的副探長匡效衡。匡效衡探長是一個十分老資格的警務人員，他這時正在向高翔說話。

「高主任，我對沙老先生說過了，這可能是有人在和他開玩笑，而且，如果他眞正不放心的

話，我們也可以派警員去他家中防衞，他自己也可以加請著名的私家偵探去防衞，我也解釋說你的事情很忙，可是他却一定堅持要來見你！」

高翔將目光在那老者的臉上停留了一下，立時轉向窗外，窗外炎陽如火。

高翔心中暗忖，這些有錢人眞無聊，彷彿以爲天下所有的人，都是盜賊，所有的人，都在覬覦他們的錢財一樣。

但是，事實上，世界上有多少富翁，可以保證自己所有的錢財，全是用正當的手段得來的？高翔懶洋洋地道：「對不起，沙先生，我本人所負的責任相當大，而且，工作極忙，關於這種事，我想有匡副探長負責處理，已經足够了。」

那位姓沙的老先生忽然激動地站了起來，道：「這是什麼話？我屬下的二十八個企業，每年繳納好幾千萬的所得稅給政府，難道我有了困難，就無權要求警方幫助麼？」

「警方有說不幫助你麼？」高翔反問。

「可是我要全心全意的幫助，不是敷衍，」沙老先生直指着高翔，「我要你親自出馬，來替我解決這件事，不要別人！」

從他講話的神態，口氣上看來，高翔不必匡副探長作進一步的介紹，便可以知道那老者是本市著名的沙氏機構的總裁沙炳興。

沙氏機構是沙炳興一手創造的，它屬下有二十八個大企業，幾乎各行各業都有，沙炳興是如何發達的，也有着各種各樣的傳說。

但無論傳說是如何不堪，都無損於沙炳興如今的地位，因爲沙炳興如今是本市數一數二的大富豪，誰還敢說他以前出身不正？

不過，沙炳興有一個嗜好，那倒是盡人皆知的，那就是他特別喜歡儲存現鈔，雖然在他的機構屬下也有着一家銀行，但是他將大量的，在世界上有價值的現鈔放在家中，一有空，就鑽在鈔票堆中，仔細欣賞，如今忽然有人送了這樣一封信來給他，他自然更大跳雙脚了。

高翔知道要打發沙炳興這樣的人走，要使他改變主意，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卻實在不想去做這種沒有意思的事情。

是以，他還是要設法推辭。

他心平氣和地道：「沙先生，別說你是一個每年納過千萬巨額稅款的大商家，就算你是一個普通的市民，你也完全有權要求警方幫助的。」

「那就是了，所以我——」

「等一等，我的話還未講完，」高翔揚了揚手打斷了沙炳興的話頭，「可是你得知道，你有權要警方的幫助，並不是說你就像是一個走進飯店的顧客一樣，可以隨便點菜，而警方的工作人

員也不是龍蝦沙律或是焗釀蟹蓋，是可以隨便點叫的！」

沙炳與無話可說了，可是他仍是氣呼呼地望定了高翔，道：「好，你不肯親自出馬，如果我有了損失，那麼由誰負責？」

「警方將盡量去保護你的所有，萬一有了損失，那是誰都感到遺憾的事，我們更會盡力去彌補損失，而不是誰負責任的問題。」

沙炳與冷冷一笑，道：「你去，你到我家中去守着，那麼，就不會有任何事發生了，這是防止損失的最好方法，你去不去？」

高翔在刹那間，感到了一股無比的怒意。

他陡地站了起來，面也漲紅了。

他望了沙炳與半晌，才冷冷地下了逐客令：「不去！」

沙炳與陡地一呆，他在三十歲的時候，事業已有了極好的基礎，如今，他大約已過了六十歲了，可是說，三十年來，已沒有人用這樣的口氣和他講話了。

高翔見沙炳與仍然不走，喝道：「聽到沒有，出去！我還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你別在我這裏多事！」

沙炳與的身子氣得發抖，他向外走去，一面却用手指着高翔，道：「好！好！如果我有了損

失，你要負全部責任，我要使全市市民知道你們警方是用什麼態度來保護市民財產的！」

「請便！」高翔冷冷地回答。

沙炳興憤然地走出了高翔的辦公室，匡副探長向高翔抱歉地一笑，道：「高主任，我實在沒有辦法，他以爲他是可以指揮一切的！」

「唉，」高翔嘆了一聲，說：「多派些人去保護。」

「是。」匡副探長退了出去。

在匡副探長退了出去之後，高翔還聽得沙炳興在叫嚷：「帶我去見你們的局長！我非要去見他不可，你帶我去見他！」

高翔眞想衝出去狠狠地罵他一頓，但是高翔却也知道自己如今的身份不同，自己是警方人員，是市民的公僕，必需盡量克制自己的。

說以他忍了下來，踱到了窗前，刺目的陽光，使他又後退了回來，退到了桌前，那張顏色十分優雅的箋帖，還在他的桌上。

他將之取了過來，反覆地看了一遍，他對於那個署名很有興趣，「旋風」，那是什麼意思呢？是表示他要來就來，要去就去，世界上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得住他麼？

高翔想了一想，便坐了下來。

他剛一坐下來，他和局長辦公室之間的對講機，便響起了嗚嗚聲，高翔按下了掣，道：「方局長，可有什麼指示麼？」

方局長先咳嗽了幾聲，才道：「高翔，沙先生的事，沙先生的事——」

「局長，」高翔立時道，「沙先生的事，我已經吩咐了匡副探長去作有效的部署了，這實在是一件十分小的小事情。」

「是的，」方局長似乎也感到十分爲難，「可是沙先生却十分欣賞你的才幹，他希望今天晚上七時，你能够在他家中。」

「局長，」高翔竭力忍住氣，他的性情雖然十分不羈，但是方局長是他的上司，而且他自己私下對方局長的爲人，也是十分佩服的，是以才能忍住了氣不發作，「請你代我問問他，他以爲我是什麼人？我是他僱用的私人保鏢麼，是不是？」

「好了，高翔，」方局長知道高翔的脾氣，是以他不再說下去，「我盡量說服沙先生，相信警方的措施是有效的，你不必介意了！」

高翔答應了一聲，按下了掣，關閉了對講機。

在方局長的辦公室中，方局長也關閉了對講機，沙炳興和匡副探長，正坐在他的對面，方局長抬起頭來，道：「沙先生——」

「別說了！」沙炳興粗暴地打斷了方局長的話頭，「總之，如果我受到了損失，你們要負一切責任，你別忘了我這句話！」

方局長自然是知道這句話的意思的。

因為在本市，有兩家銷路頗過得去的報紙，是他創辦的，而他有股份的報紙，則還有三家，而且其中有兩家，是在全國範圍內發行的！

那也就是說，如果他受了損失的話，他將在他所可以影響的範圍內，來攻擊警方！方局長皺了皺雙眉，沙炳興這樣的作法，有點跡近無賴了！

他轉過頭去，道：「匡副探長，你選派幾個得力的弟兄，在沙先生的府上，仔細防衛，你本身則隨時保護着沙先生。」

「不是保護我！」沙炳興繼續怒吼，「是保護我的那些鈔票，有人要來『欣賞』我的鈔票，怎麼你完全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我吩咐匡副探長就是這個意思。」

沙炳興「哼」地一聲，他顯然對警方的措施，仍然感到極度的不滿，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再吵下去，也是沒有用的了。

是以他憤然地走了出去。

匡副探長遲走一步，那是因爲他早已得到了方局長的暗示之故，沙炳興一走，方局長便拉開了抽屜，取出了一件東西來。

那是一粒西裝的鈕子，但是比尋常的鈕子略厚些，而如果不是仔細看，也是看不出來的，在後面，有一枚尖針，可以將之插在衣服上。

「匡副探長，」方局長解釋着，「這是超小型的無線電通話儀，你只消用耳語般的聲音對着它講話，在十哩之內我們就可以收聽到的。」

「是。」匡副探長將之接了過來，他略想了一想，便伸手拉去了左袖上三粒鈕扣中的一粒，而將那特製「鈕扣」插在那粒鈕扣的位置上。

方局長嘉許地點了點頭，匡副探長不愧是一個有經驗的警務人員，他立時就想出了放置這通訊儀的最好地方了。方局長又吩咐道：「我們會有人不停地聽着你的報告，一有什麼特殊的情況出現，你立即報告，我們就可以採取行動了！」

「是！」匡副探長退了出去。

方局長又拿起另一隻這樣的「鈕扣」來，想了片刻，又按下了直通高翔辦公室的對講機，道：「高翔，你到我這裏來一次。」

「可是沙炳興的事？」

「是的，但是我已將他打發走了。」

高翔無可奈何地走出了辦公室，剛好看到沙炳興走出了警局的大門，他向之鄙夷地望了一眼，便來到了方局長的辦公室。

方局長拍了拍高翔的肩頭，道：「如果沙炳興眞的受了損失，那麼，警方將受到他無情的攻擊，你一定是知道這一點的了。」

「我明白，可是我想他不會有什麼損失。」

「最好是那樣，但是我們不得不小心一些，」方局長將通訊儀交給了高翔，「這個給你，我要匡副探長一有特殊的發現，便立即向你報告，我想這事情，怕沒有那樣簡單，沙炳興看到了那張箋帖，便如此驚惶，說不定他自己知道驚惶的理由，只不過他不肯講而已。」

「你是說，他知道這個署名的是什麼人？」

「有這個可能，但是不能確定。」

「嗯——」高翔略想了一想，也覺得方局長所說，十分有理，因爲沙炳興的態度，的確是十分難以解釋的，何以他竟然預知會有意外發生呢？

高翔想了片刻，道：「我明白了，我一定隨時留意。」

「高翔，如果可能的話，最好你能夠到沙炳興的住宅附近去，那麼，有事情發生，你也可以

最快地趕到出事的現場了。」方局長帶些要求的口氣說着。

高翔雖然十分不願意，但是也無可奈何，他只得苦笑了一下，道：「也好，我到他所住的附近去，這實在是……使人不高興的差事。」

「委屈你了，高翔！」方局長笑着安慰着他。

高翔離開了方局長的辦公室，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中，略爲整理一下，便駕着一輛有冷氣的汽車，駛離了警局，一直來到了沙炳興的住宅之外。

沙炳興的住宅，可以說是本市最具特色的一幢房子了，它古色古香，完全是玻璃瓦的，灼熱的陽光，晒在玻璃瓦上，反應出耀目的光輝來。

高翔將車子繞着圍牆駛了一轉，駛進了一條斜路，然後在路邊停了下來，拉過了一張報紙，蓋住了臉，打起瞌睡來。

× × ×

幾乎是和高翔的車子停在沙炳興圍牆之外的同時，一輛豪華得令人咋舌的黑色大房車，駛進了鐵門，在那幢大屋子前面停了下來。

車子才一停下，石階上早有一個男僕下來，拉開了車門，沙炳興跨了出來，跟着他跟出來的是警方的匡效衡副探長。

匡副探長的神色十分尷尬，那顯然是沙炳興一直在發脾氣的原故，他下了車之後，餘怒未息，還在罵道：「你看到了沒有，要講人手，我這裏足够了，還要警方派來的人作什麼？我需要的是一個特殊的人，一個可以使我不受損失的人！」

他這樣講法，分明是當面在罵匡效衡，說他沒有用，不能够保護他，幸而匡副探長的修養十分好，他面上的神色雖然尷尬，但是却絕不發怒。

相反地，他還笑着，道：「沙先生說得是，高主任名揚國際，自然是非同小可的人才，但是他既然認爲這是小事，大約不致於有什麼事發生的！」

「他知道個屁！」沙炳興突然罵了起來。

他罵了那麼一句，忽然之間，像是覺得自己失言一樣，連忙收了口，面色也變了一下，急匆匆地向石階之上，走了上去。

一進門，是一個很大的川堂，過了川堂，是一個大得異乎尋常的大廳，那大廳中的陳設，完全是古色古香的，據設計的人說，這個大廳的陳設，是參照了中國清朝某一個王公家中的大廳而設的。由於大廳十分寬敞，是以一進來就給人以十分清涼的感覺。

進了大廳之後，沙炳興的怒氣，似乎平了不少，他轉過頭來，道：「匡先生，你在這裏隨便坐，請原諒我不能陪你了。」

「沙先生，」匡副探長忙道：「我認爲你應該帶我去看看你收儲現鈔的地方，那麼我可以更好地做好防範的工作。」

沙炳與在突然之間，像是被人觸到了最痛的痛楚似地直跳了起來，他尖聲叫道：「不能，不必你費心了，我自有主意！」

匡副探長聳了聳肩，道：「那麼我隨便走走，可以麼？」

「請便！」

沙炳與向前走去，一面又道：「車子仍替我準備着，我還要去找人，我要去找……去找有用的人，我要去找女黑俠木蘭花！」

沙炳與在旁門處走了出去，匡效衡走向大門外，他略略抬起左袖來，按下了一個極小的掣，低聲道：「報告，報告！」

他講了兩聲，高翔就聽到了，高翔也按下一個掣，匡效衡的「鈕扣」中，發出了輕微的「滴滴」聲，表示已有人接聽了。

匡效衡低聲道：「沙炳與要去請木蘭花了！」

「我是高翔，讓他去碰釘子好了！」

「是。」

高翔突然感到了一陣快意，他是一個警務人員，對於沙炳與那樣，神氣十足，自以爲不可一世的市儈，不能够發怒。

但是，木蘭花却不同了！

如果沙炳與如果去向木蘭花提出同樣的要求的話，那麼，他不被木蘭花和穆秀珍兩個人趕出來才怪，想到自已有人代爲出氣，高翔自然不免高興。

他將身子躺得更舒服一點，又闔上了眼。

這時候，是七月七日，中午十二時。

× × ×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那輛華貴的黑色大房車，在木蘭花住所的小花園外，停了下來。木蘭花的花園雖小，但是却十分清雅。

這時，花園中的花木，全沐浴在威猛的陽光之中，木蘭花穿着短袴和運動衫，正坐在一柄大傘下面，遠眺着平靜的海水。

車子駛近的聲音，使她轉過了頭來。

而當她轉過頭來之時，沙炳與已經從車中走出來了。

沙炳與那種特殊的裝束，以及他那種枯瘦的身形，木蘭花一眼便可以認出他是什麼人來了，

木蘭花心中不禁暗嘆了一口氣。

天氣那麼熱，已經够使人麻煩了，偏偏又來了這樣的一個大富翁，天底下只怕沒有什麼再比和一個大富翁談話更悶的事了！

可是，對方既然找上門來了，在禮貌上，木蘭花却是不能不接待對方的，她不等來客按鈴，便站了起來，向鐵門走去。

當她來到了門口時候，沙炳興也來到了門前了。

「請開門，」沙炳興向木蘭花打量着，「我是來找木蘭花小姐的，我姓沙，我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來請她幫忙的。」

「請進來，我就是木蘭花。」

沙炳興一面走進去，一面仍然有點不相信似地望着木蘭花，「噢」地一點，道：「原來小姐就是木蘭花女俠，那太好了。」

「請進來坐，沙先生，如果你遇到了什麼麻煩的話，我認爲你至少應該先去求助於警方，警方是有責任爲市民解決疑難的！」

木蘭花不等沙炳興將問題提出來，便先堵了他的口。

却不料沙炳興立時大有同感地叫了起來，道：「是啊，我已經到警局去過了，可是警局那些

人，却不理會我的要求！」

木蘭花呆了呆，隨即笑道：「這只怕不可能吧，沙先生，你的要求是什麼？我想警方是不會不答應你的要求的！」

「哼，不說它了，我要警方最傑出的人物高翔來看守我所儲存的那些鈔票，因爲有人揚言今晚七時，要來參觀，所以我才這樣要求的，却不料高翔竟將我趕了出來，只派了一個什麼混賬副探長去敷衍我，所以我來請你去替我看守，我付錢給你！」

沒有這最後的一句話，木蘭花心中的厭惡，還不至於到達頂點，可是沙炳興那最後一句話，以爲有錢就可以解決一切的態度，却將木蘭花激怒了，木蘭花冷冷地道：「沙先生，我們同情高先生的做法，只怕我也要用他對付你的辦法了。」

「什麼？」沙炳興睜大了眼睛。

「我也要將你趕出去了！」木蘭花將事情說得更明白了。

「這……這……」沙炳興又驚又怒，「這是怎麼一回事？木蘭花小姐，你，你不肯答應我的請求？不肯去保護我的那些鈔票？」

「不肯！」木蘭花斬釘截鐵地回答着。

沙炳興呆立了半分鐘之久，才怒氣沖沖地走了出去。

三十分鐘之後，高翔接到了匡效衡的另一個報告：沙炳興回來了，他是自己一個人回來的，他顯得十分之惱怒，見人便駡！

高翔會心地笑了起來，他知道沙炳興爲什麼會那樣的，那是因爲沙炳興在木蘭花那裏，碰了一鼻子灰回來了，這實在是大快人心的事情！

高翔伸直了腿，繼續打瞌睡，太陽雖然猛烈，但是高翔的車中，一直開動着冷氣，所以他一點也不覺得炎熱，他眞的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覺。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翻起手腕看了看手錶，已經是下午六時了。高翔向車外張望了一下，他看到在沙炳興的住宅之前，有兩個便衣人員在踱着步。

高翔打了一個呵欠，這眞太無聊了，還要守一小時，到了七時，如果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高翔決定進去，將沙炳興駡上一頓！

高翔伸了一個懶腰，準備繼續再睡。

這時候，他已經聽到了在他的身後，有車子駛動的聲音傳來，但是他却並沒有放在心上，因爲這條斜路，警方並未予以封閉自然是有車子來往的。

可是，就在高翔伸了一個懶腰之間，事情就發生了！

先是猛地一震，那一震，令得高翔的身子，突然向前撞了出去，那一撞的力量，十分之大，

如果不是高翔在千鈞一髮之間，雙手抓住了駕駛盤的話，那麼，他的胸口一定撞到了駕駛盤上了，而衝力如此之大，他的肋骨是一定會被撞斷的！

他的身子猛地俯了下來，雙手的手腕，也一陣疼痛，幾乎脫臼，然後，他才聽到了自他車後傳來的那一下巨大的聲響。

高翔連回頭看一看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在一撞之後，他的車子，已突然在斜路上向下滑了下去，事情是一起來的，高翔還未曾去踏剎掣，車子便又向下直衝了下去。

高翔是將車子停在斜路上的，那條斜路的斜度頗高，車子衝下去的速度十分快，高翔勉力鎮定心神，抬頭向前看去。

他只看到兩個便衣探員，抬起頭來，用十分可怖的神情望着他，因為他的車子，正是向着這兩個便衣探員撞過去的！

高翔一面扭轉舵盤，一面踏下了剎掣。

自他的車子上，發出了難聽之極的「吱」地一聲響，他的車子總算停住了，離那兩個探員只不過呎許而已，高翔出了一身汗，定了定神。

只見那兩個便衣探員，已向前竄了出去，同時，他們的身子伏下，「砰」，「砰」連放了兩

槍。高翔連忙轉過頭去，他看到了一輛灰色的車子，正以極高的速度，駛下斜路，向左轉，駛了出去，那兩槍正是射向這輛灰色的車子的。

但是由於車子正在急速的前駛，所以那兩槍並沒有射中。高翔心知那輛車子一定便是在他車後撞他的那輛，要不然就不會使那兩個便衣探員開槍的了。高翔連忙轉過車子，踏下油門，以同樣的高速度，向前追了出去。當他開始追出之時，前面的車子，已經轉過了一個彎角。

而當高翔的車子，也轉過了這個彎角之後，他看到那輛灰色的車子，正在他前面五十碼左右，高翔將車子的速度提得更高。

他和前面的車子漸漸地接近了，高翔這時，是完全可以放槍射擊前面的車子的，但是他却知道，在這樣的高速之下，如果前面的車子中了槍，一定翻轉，車中的人是萬難生存的，而如果車中的人死了，爲什麼要來害他一事，當物也難以調查了。

高翔只是將速度提得更高，而那條公路，是繞山的公路，十分彎曲，車子在高速行進中，每逢轉彎，幾乎是隨時可以跌下山去的！

然後，槍聲響了！

那一下槍聲，聽來並不十分響亮，可是，緊接着，高翔車子的車頭玻璃便破裂了，高翔連忙低下頭來，玻璃碎片在他的背上呼嘯着飛過。

高翔猛地踏下了剎掣，車子在公路之上，一連打了幾個轉，才停了下來，高翔還來得及向前面的那輛車子射出兩槍，可是那兩槍却並沒有射中。

高翔的車子並沒有壞，他以最迅速的手法，拍去了殘剩的碎玻璃，立即繼續向前追去，可是這一耽擱，前面的那輛車子已不見了。

高翔一面追踪着，一面打開了車中的無線電話，道：「第七號公路全部警崗及巡邏車注意，留截一輛灰色的，六二型的德國車，小心，車中的人有武器，而且武器的持有者，射擊技術極好。」他一再重覆着這項命令，直到他自己突然看到了那輛車子。當高翔看到了那輛車子的時候，兩個駛着摩托車的警員，也恰好在那輛車子前，停了下來，高翔停下車，跳下了車子。

一點也不錯，是那一輛灰色車子。

但是這輛車子却是空的。

高翔呆了一呆，那兩個警員向他行了，道：「我們一接到命令，便立即兜截了過來，一路上，並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人！」

高翔問道：「也沒有什麼別的車子？」

兩個警員一呆，道：「當然有的，高主任的意思可是……已經有別的車子，將這輛車中的人接應走了？」

「當然是，難道他們還等着受捕不成！」高翔沒好氣地回答，但是他繼而一想，這不干那兩個警員的事，怎可以責備他們？

是以他立時道：「對不起，我的心情不好。」

他這樣一解釋，兩個警員反倒惶恐不安起來！

高翔勉强笑了一下，道：「你們囘到崗位去吧！」那兩個警員再行禮，跨上了摩托車，駛了開去，高翔拉開了那輛灰色車子的車門，正待去檢查一下車內之際，他的那粒「鈕扣」，突然響起了滴滴聲。

那是匡效衡又有事向他報告了。

高翔心中苦笑了一下，暗忖這倒好，早不報告，遲不報告，偏偏在自己最狼狽的時候，他倒有事情向自己來報告了！

但是他繼而一想，匡效衡是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和在做什麼事情的，這實在不能怪他的，他按下了那個掣，立時聽到了匡效衡的聲音。

而當他一聽到了匡效衡的聲音之後，他陡地跳了起來！

匡效衡的聲音十分驚懼，驚懼得使人聽來，有毛髮直豎之感，他正在叫：「高主任，高主任，我在這裏看到，看到……」

在乍一聽到匡效衡聲音的時候，高翔不免陡地一怔，但是高翔究竟是出生入死，勇氣極大的人，他立時鎮定了下來，問道：「你看了什麼？」

從通訊儀中傳出來的聲音，更令得高翔心寒。

那是一陣笑聲！

那一陣笑聲，當眞可以說是怪異到了極點，高翔一聽便知道，如果一個人不是恐怖到了極點，是絕不會發出這樣反常的笑聲來的！

然則，匡效衡又是發現了什麼呢？

「老匡，老匡，鎭靜點，你在什麼地方？」

可是，高翔的叫聲，却一點作用也沒有，匡效衡繼續發出令人毛髮直豎的笑聲來，而笑聲在持續了半分鐘之後，却變成了一種來自喉頭的「咯咯」聲。

匡效衡已發生了危險，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

而高翔也不再猶豫，他陡地拉開了那輛灰色車子的車門，人還未曾坐好，便踏下油門，車子在衝出了五六碼之後，他才掉頭，然後，以最高的速度，向前直衝了出去，他必需趕同沙炳興的住宅去，盡可能將匡副探長從危險中救出來。

高翔在想到了匡效衡可能已遭到不測這一點來推測，更想在沙宅之中，可能出了事情，所以

他實在必需以最高的速度趕回去。

同時，他也看了看時間。

那是下午六時四十分。

他用了半小時的時間來追踪那輛灰色的車子，如今是不是能在二十分鐘之內趕回去呢？高翔這時，已隱隱感到自己是中了人家的調虎離山之計了！

他將車子的速度提高到時速七十哩，在那樣彎曲的公路上，用這樣的高速行駛，是十分危險的事，他隨時隨地，都可能跌下山去的！

幸而高翔的駕駛術十分高超，每次轉彎，雖然險象百出，但總能履險如夷，車子很快地就已經接近市區了，可是也在這時候，高翔聽到，在行駛中的汽車引擎，發出了不正常的聲音來，高翔突然一呆，發覺車子的速度，正在銳減中。

接着，幾乎是在同一分鐘發出的事，車停了。

高翔連忙向油表看去，針指在「E」字上。

高翔苦笑了一下，他看了看時間，是六時五十八分。

不能在七時之前趕到沙炳與的家中，那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了，但是他仍然必需在最短的時間內趕赴目的地，他同時也想知道匡效衡的近況。

他對着通訊儀，叫道：「老匡！老匡！」

可是，匡副探長傳出了一陣異樣的「咯咯」聲之後，一直沒有聲音發出來過，這時，高翔的喚叫，也得不到反應。

高翔跳出了車子，他看到一輛名貴的美國「雷鳥」跑車，正向他駛來，高翔連忙跨到路中心，伸手攔住了那輛車子。

這種名貴的跑車售價十分貴，而且耗油量最大，在本市的數量是不多的，而且，駕駛這輛跑車的，是一個穿着鮮黃色迷你短裙的女子，那女郎的裙字已是如此之短，她身上的衣服更短，露出雪也似白的一段腰肉，如果這時還有第二輛車了，高翔是不會攔住這一輛車的。

高翔的突然出現，使得那輛車子突然停了下來。那女郎抬起了頭來，她臉上的化裝，濃得叫人吃驚，她塗成了橙黃色的嘴唇，奇異地成爲一個「〇」字形，望着高翔。

高翔忙走了上去，道：「對不起，小姐，我是警方人員，我忙於執行任務，我的車子沒有汽油了，必需暫時借用你的車子。」

那女郎一聽，突然「格格」地笑了起來。

一聽到那笑聲，高翔便突然一呆。

同時，那女郎也已取下了架在她俏臉上，將她美麗的臉龐幾乎遮去了一半的那副大黑眼鏡來

，道：「高翔，看你，這樣狼狽幹什麼！」

「秀珍！」高翔驚叫了起來！

那女郎不是別人，正是穆秀珍！

這實在是高翔萬萬想不到的事情！

「是我啊，咦，你這樣吃驚做什麼？」

「秀珍，你在搗什麼鬼？你爲什麼打扮成這樣？蘭花知道麼？」高翔一面責問着，一面又已跳上了車子，道：「快！快！快開車！」

「當然知道，」穆秀珍回答，她的神情很得意，「你看我好看麼？我參加今年汽車小姐的選舉，得了冠軍，你看我自己設計的衣服怎樣？」

「好是好，可是太暴露了一些。」高翔回答。

「咦！」穆秀珍向高翔做了一個鬼臉。

「這輛車子，就是冠軍的獎品麼？」

「正是，我和蘭花姐很早就想要一輛這樣的跑車，蘭花姐還說，她要邀你一起改裝這輛車子，將它設成一輛萬能車，唔，你要上哪兒去？發生了什麼事？」穆秀珍突然又驚叫了起來，道：

「看你，額上有血，你可是受了傷麼？」

高翔知道，額上的傷，是他的車子，車前玻璃被射碎的時候，被碎玻璃片濺到所致的，他搖頭道：「傷不要緊，我們到沙炳輿的家中去。」

「噢，就是那個大濶佬？」

「是的，他去找過木蘭花，你沒見到他麼？」

「沒有，我今天一早就出去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唉，一言難盡，看，快到了！」高翔一面說，一面又翻起手腕，看了看手錶，時間已是七時十三分了，如果在冬天，這時候早已天黑了。

但如今正是炎夏，太陽還未曾下山，相反地，在下山之前，還盡可能地在施展着它的餘威，熱得使人喘不過氣來。

當穆秀珍駕駛的車子嚓地停在大鐵門之前的時候，遠處也響起了嗚嗚的警車，警車聲是自遠而近傳過來的。

高翔呆了一呆，站了起來，叫道：「開門，開門，我是警方人員。」

他高聲一叫，鐵門內有兩個人匆匆奔了過來。

那兩個人奔到鐵門前，拉開了鐵門，穆秀珍駛着車，進了花園，高翔這才發現，那幢屋子的幾個窗口中，有極濃的濃烟冒了出來。

高翔和繆秀珍兩人在屋子之前，跳出了車子，有兩輛車，滿載着警員，也已經直駛了進來，同時，沙炳興也出現在門口了。

沙炳興的手中持着手杖，身邊有兩個人扶着，他面色鐵青，身子在發抖，他一看到高翔，怒意更甚，陡地向石階下衝來。

他直衝到石階之下，揚起手杖，便向高翔打了下來！

高翔連忙帶着穆秀珍，向後退出了一步。

從那兩輛警車上跳下來的兩個警官，已直衝了上來，一個以極敏捷的身手，將沙炳興手中的手杖，奪了下來大聲道：「沙先生，他是警方特別工作室主任！」

沙炳興喘着氣，仍以他枯瘦的手指，指了指高翔，罵道：「我當然認識他，我知道他是特別工作室主任，他也是大混蛋！」

那兩個警官楞住了，穆秀珍陡地踏前了一步，她也老實不客氣地以手指住了沙炳興的鼻尖，嬌叱道：「住口，你有什麼資格侮辱警方人員？我看你才是老混蛋！」

沙炳興氣得發抖，叫道：「反了，反了，替我把這個妖精趕出去，快，你們這些死人，還不替我這個妖精趕出去！」

穆秀珍叉着腰道：「好，看誰敢來碰我！」

兩個男僕來到了穆秀珍的面前，却也有手足無措之感，如果穆秀珍是一個男人，他們自然可人毫不猶豫地下手推她的。

但是穆秀珍却是一個曲線玲瓏的女郎，而且，這時候她身上所穿的衣服，極其暴露，她美麗的胴體，有一大半暴露在外！

在那樣的情形下，這兩個男僕如何下手？

而沙炳與給穆秀珍罵了一聲「老混蛋」，氣得一疊聲在要趕穆秀珍走，高翔皺了皺眉，心想這樣纏下去，什麼時候才能了結？

而在這裏，又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以他連忙道：「沙先生，我看你還是不要趕走她的好，因爲她是穆秀珍小姐，也就是木蘭花小姐的堂妹，是大名鼎鼎的女黑俠！」

沙炳與陡地一呆，啊了一聲道：「是她？」

穆秀珍揚了揚頭，道：「失禮！」

這時候，屋子又有兩個奔了出來，一個是中年婦人，另一個是西裝筆挺的男子，兩人一起奔出來，道：「沙翁，什麼事？」

「你們來了，好，好，」沙炳與總算有了下台的機會，「沈秘書，你快打電話，通知所有的

報紙派採訪主任來，特別是我們的報紙，快去，快！」

高翔呆了一呆，忙道：「沙先生，事情——」

他是想要沙炳興別那麼快就去叫記者前來的，可是他的話才講了一半，沙炳興已經怪吼了起來，道：「這是我的事，你管不着！」

高翔嘆了一口氣，攤了攤手。

他實在沒有辦法阻止沙炳興召記者來的。但是高翔却也萬萬想不到，沙炳興召來了各報的記者之後，會出現那樣的結果！

× × ×

晚上九時，在木蘭花的住所中。

木蘭花，高翔和穆秀珍都坐在沙發上，在沙發之前的咖啡几上，放着一大叠報紙，他們三個人的神情也各不相同。

木蘭花的神色十分寧謐，她像是在沉思，高翔則十分激憤之中，又帶一點無奈何的苦笑，只有穆秀珍最活躍。

每一張報紙上，都刋着巨幅的相片，相片中的人，不是高翔，就是穆秀珍，要不然，就是穆秀珍和高翔兩人在一起。

穆秀珍這時，已經換回了普通的裝束，但是在照片上，她却是穿着那套奇形怪狀的衣服，她這時正在指指點點，道：「蘭花姐，你看，這張拍得多好，姿態自然，就是在一旁的高翔不合作，面孔像茄子乾一樣，這一張可拍得不怎麼好……」

客廳中只有她一個人的聲音，直到木蘭花突然叫道：「秀珍，你吵死人了！」穆秀珍才陡地抬起頭來，停止了講話。

她望了望木蘭花，又望着高翔一會，才道：「咦，怎麼一回事？這沙炳興大把錢，他失去了一批錢，你們代他愁眉苦臉作什麼？」

木蘭花嘆了一口氣，穆秀珍的話，未嘗沒有理由，但是事情絕不是那麼簡單，因爲，所有的報紙，都對警方和高翔，展開了嚴厲的抨擊！

這些報紙，全是號外，第二天的日報，當然會有更厲害的攻擊詞句出現，這是不能不使高翔和木蘭花兩人感到頭痛的事情！

所以木蘭花的心中也十分紊亂，她只是瞪了穆秀珍一眼，道：「你別出聲行不行？」

穆秀珍碰了一個釘子，賭氣噘起了嘴，不再出聲。

木蘭花伸手，拿起那些報紙來。

一張報紙的大字標題是：「本市首富沙炳興家中，發生離奇刼案，巨款現鈔，不翼而飛，事

先曾有警告，警方置之不理，束手無策。」

這還是最客氣的，另一張的標題是：

「高翔不高明

女俠似女妖」

還有一張號外的標題則是這樣：

「失主事前求助竟遭警方峻拒

如今損失重大責任究該誰負」

更有一張報紙這樣標題：

「光天化日巨竊施展手段

明目張膽警方一籌莫展」

最令高翔難堪的是，兩家屬於沙氏機構的報紙，全都將他的照片登出來，在旁加上說明，道：「就是他，身爲警方人員，市民公僕，但在事主要求保護之際，竟嚴加拒絕，口出惡言，試問高主任，你這樣做，是不是等於幫助了盜賊？」

木蘭花將幾份報紙一起摺了起來，放到了報夾中，她的聲音聽來還是很平靜，道：「高翔，別難過，沙炳興也曾來找過我，可是也一樣給我趕出去了。」

「我知道，」高翔苦笑，「可是他不能攻擊你的！」

「眞混蛋！」穆秀珍又忍不住講起話來，「高翔參加了警方工作，出死入生，不知立下了多少功勞，這時，因爲這一點小事，却受到這些混蛋這樣的攻擊！」

「秀珍！」木蘭花嚴肅地道：「從事警務工作的人，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他們不但要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執行任務，而且由於他們是公務人員，他們也必然要遭受到市民的指責，他們又必需承受這種指責，警方人員品格之偉大也在於此！」

穆秀珍咕嚕着，道：「我就不服氣！」

高翔看到他們兩姐妹爭了起來，反倒勸道：「別吵了，蘭花，這件事情這樣亂，你看我們應該從哪裏着手才好？」

木蘭花微笑地望着高翔，道：「高翔，事情並不亂，只不過你的心亂，所以才覺得事情亂而已，事情的經過究竟怎樣，你還未曾向我說完呢。」

「好，」高翔定了定神，「我原原本本地和你說。」

高翔開始向木蘭花講述事情的經過，由於前半段事情如何，穆秀珍也是不知道的，是以她也不再出聲，坐在沙發上，用心地傾聽着。

事情的下半段，當然不必再覆述了。

但是，事情的後半段，也就是在沙炳興大聲叫沈秘書去召集各報記者之後，却有必要詳細地補充一下。當時，高翔既不能阻止沙炳興去召集記者．他也自然知道沙宅之中，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情，而且，匡效衡一直未曾露面，也的確使人擔心。

而如今，沙炳與又明顯地對他含有極度的敵意，在那樣的情形下，他想要很好地展開調查工作，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是以高翔忍住了氣，道：「沙先生，究竟發生什麼事？警方派來的匡副探長呢？你先別急，我們一定可以有辦法解決的。」

「解決個屁！」沙炳與仍然咆哮着，「誰知道匡副探長在什麼地方？他是什麼東西？你們警方人員全是吃飽了飯不做事的飯桶！」

在旁邊的兩個警官，聽到這裏，也忍不住了，搶白道：「既然警方人員全是飯桶，那麼沙先生，報警的電話可是你打的？」

高翔的心中也不免生氣了，他大聲道：「好，我們全是飯桶，留下兩個人在這裏，幫我尋找匡副探長，其餘人全收隊回去！」

已下了警車的三十名警員，一齊轟雷也似地答應着！

警方的態度一變强硬，沙炳與的面孔煞白，但是却也不再怪叫了，他只是氣呼呼地轉頭道：

「沈秘書，打電話到警局去，去找方局長！」

那個沈秘書剛打了電話回來，這時聽得沙炳興一叫，連忙又奔進屋子去。高翔冷笑了一下，道：「沙先生，你看，那幾個窗口中，還有濃烟在冒出來！」

沙炳興大叫道：「你明知有濃烟冒出來，還站在這裏？」他大概是叫得太用力了，大聲地嘆叫起來，那中年婦人連忙扶住了他。

穆秀珍在一旁撇了撇嘴，道：「活該！」

高翔已一揮手，帶着十來個警員，向前奔去，一面叫道：「快用無線電話通知滅火局，叫他們派滅火車來，要儘快到達！」

十幾個警員和高翔奔到了冒烟的窗前，高翔來到了窗前，才發現窗子是地窨的窗，窗口全是又粗又密的鐵枝，是根本沒有法子進去的。

而濃烟則在不斷地冒着，全然無法看淸內中的情形。

高翔連忙轉過身來，道：「沙先生，這地窨的入口處，在什麼地方，請你派人帶我們去。」

沙炳與的回答，却是出乎高翔意料之外的，你搖手道：「不能！不能！」

高翔陡地一呆，但隨卽明白了！

那地窨一定就是沙炳興儲存大量現鈔的地方！

高翔不禁又是好笑，他立即道：「沙先生，烟那麼濃，地窖中可能正在進行燃燒，別忘了鈔票全是紙的！」

沙炳興的臉立時變得可怕地蒼白，他的聲音也有點發顫：「好，好……帶你們去，可是這裏的……人那麼雜。」

「唉，」高翔實在不耐煩了，「你是怕地窖開啓的秘密被人知道了，是不是？以你的財力而論，大可以建一個更安全更堅固的，還怕什麼？」

沙炳興忍痛咬着牙，轉身向㕷內走了進去。

這時候，滅火車的聲音也傳來了。

高翔吩咐一個警官留在外面，命令他滅火車一到，就向冒烟的窗口，噴射泡沫滅火劑，他和穆秀珍，以及幾個警員，則跟在沙炳興的後面。

高翔一箭步，趕到了沙炳興的身邊，道：「沙先生，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你趁這個機會，對我說一說，我也好有個頭緒。」

沙炳興道：「事情已經發生了，還有什麼說的？」

「什麼，如果你有損失，你不想破案麼？」

「我當然有損失，我知道我一定有損失的！」

「那麼，事情的經過怎樣，你就該向我說。」

「好！好！」沙炳與道：「很簡單，有一個人來找我，他要見我，這個人是三天前就和我約定的，他是非律賓的一個大商人。」

「他叫什麼名子？」

「王山濤，是大名鼎鼎的王山泉介紹來的，說王山濤是他的堂兄，雖然王山濤來的時間不十分對勁，但我還是接見了他，因爲他是早和我約定。」

「他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們約定的是什麼時候？」

「八時四十五分，他準時而來。」

沙炳與講到這裏轉頭道：「沈秘書是不是？」

「是，」沈秘書立時恭敬地回答，「是我帶他進來的，他進了老爺的書房，我便退了出去，直到將近半小時後，我才聽到了喧嘩聲，奔出來的。」

「那麼在這大半小時之中，發生了什麼事？」

高翔一面問，一面心中一動，他想起來，當他駕着那輛灰色的車子，急着趕回來時，時間是六時五十分，那個王山濤的時候，是六時四十五分，照時間推測起來，匡副探長發出那種絕望之極的叫聲和恐怖之極的叫聲之際，正是六時四十五分，也應該是王山濤進來的時候！

是以，高翔不等沙炳興回答，又轉過頭去，道：「沈秘書，在你帶王山濤進來的時候，你可曾聽得有什麼人怪叫，或是發出異樣的笑聲？」

「沒有啊」沈秘書面上現出了十分疑惑的神情。

「那麼，你有沒有遇到十分可怕的東西？」

「也沒有。」

「王山濤的樣子很可怕麼？」

「不，他是一個胖子，看來很和氣的。」

沙炳興到這時候，才「哼」地一聲道：「想不到他竟是——」沙炳興講到這裏，突然停了一停，那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停頓。

而這種不自然的停頓，也立時引起了高翔的注意。

高翔連忙問道：「他竟是什麼？」

沙炳興道：「他竟是……他竟是一個壞人！」

「他怎樣？」

「他一來，寒暄了幾句，就取出了雪茄來抽，我本來是最厭惡烟味的，他却故意向我噴着烟，我大爲不樂，正待出言阻止他，可是我忽然不能講話了，身子也軟了，他噴出來的烟是有毒的

，接着他……」沙炳興講到這裏，又頓了一頓。

高翔再度敏感地覺得這一頓又是極不自然的頓。

沙炳興在略停了一停之後，才繼續道：「接着……我便昏過去了，我一醒，便立時撥電話報警，等我出來，你和這個小……小姐恰好也來了。」

這時候，他們一行人已來到一隻古董櫥之前，那古董櫥是在大廳的一角，沙炳興用力一推，古董櫥便移了開去。

櫥移開了之後，出現的是一大塊鋼板。

那顯然是一扇鋼門，但這時，這塊鋼板却是虛掩着的。

「他進來過了！」沙炳興叫了起來。

他叫了一聲之後，身子搖搖欲墜，幾乎昏了過去。

一個警員連忙將他扶住。沙炳興頓足道：「快，你們快進去！」

高翔一抬腿，一脚踢開了那鋼門，鋼門之內，是通向下面的階梯，高翔向下奔了下去，盡頭處是另一扇鋼門，鋼門關着。

高翔推了一推，那扇鋼門應手而開。

鋼門一開，滾滾的濃烟，便奪門而出，高翔猝不及防，立時猛烈地嗆咳起來，他屏住了氣息

，勉力將門關上，已然滿面通紅。

他不得不退回來吩咐道：「準備防毒面具！」

一個警官答應着，另一個警員，則叫道：「高主任，滅火局的一位隊長要見你！」

「請他來。」高翔一面談，一面回答。

那位隊長匆匆地奔了進來，來到了高翔的面前，道：「高主任，這地窖中沒有着火，濃烟是由化學劑產生的，我們要衝進去。」

「好的！」

不等沙炳與有異議，高翔便答應了下來。

一小隊配有防毒面具的滅火隊員，在隊長帶領下，進了地窖，這時候，方局長也已經趕到了，由於濃烟四冒，每一個人都逼得退到了花園之中。

高翔看着濃烟不散，又下令調來了一架強力的鼓風機，足足忙了一小時左右，烟才驅散，人才可以進入地窖之中去。

進入地窖中的第一批人，是高翔、沙炳與、沈秘書、穆秀珍、方局長，和若干警員，他們看清了那地窖中的情形。

地窖的上面，有兩個窗口，在那兩個窗口上，全是又粗又密的鐵枝，地窖的四面牆壁，全是

以極大的大石塊砌成的。

總共有八隻，高達六呎的保險箱，就裝在那些每一塊至少有一噸重的大石塊中，八隻保險箱中有一隻已被打開了。

那被打開的一隻保險箱，空空如也。

進了地窖之後，沙炳與一言未發。

他只是在見到了那隻空保險箱之後，發出了一下幾乎絕望的呻吟聲。要靠沈秘書扶着他，才能站得穩，那時，記者也已趕到了。

他們雖然在地窖中也可以聽到外面的喧鬧聲。

在空了的保險箱中，有一張象牙色的籤卡，上面那種特殊的墨水寫着兩行字：「時間倉卒，僅及參觀閣下珍藏八分之一，未爲心足，日後再來，定當通知！」

沙炳與拿着這張紙，手抖着，然後，他將這張紙抛到了高翔的臉上，便怒氣沖沖地向外，走了出去，高翔仍留在地窖中。

那一保險箱中的鈔票顯然全被偸走了，但損失的數字是多少，當然只有沙炳與一人才知道。冒出濃烟的化學藥品，就是被放在保險箱中的。

等到高翔吩咐了警官進行例行的調查工作之後，他才和方局長，穆秀珍一起走出了地窖時，

他並不知道沙炳興已然向着記者，對他發出了極嚴厲的抨擊！所以，當記者紛紛向他和穆秀珍影相時，他並不感到有什麼特別，却不料他的照片會立時出現在號外上，而且，偏偏那天穆秀珍爲了參加「汽車小姐」的決賽，穿了這樣暴露胴體的奇裝異服！

高翔一口氣將後來在沙炳興家中發生的事情講到這裏，才略停了一停。木蘭花「唔」地一聲，道：「以後呢？又發生了什麼事？」

「以後，就是沙炳興的指責，咆哮，和記者的發問，沙炳興又堅決不肯宣佈他那隻保險箱中現鈔確切的數字，只是說至少在五百萬以上！」

「那是很可能的，因爲沙炳興收藏的都是大額的鈔票，」木蘭花點着頭，「這個視錢如命的人，一定感到很傷心了！」

「唉，」高翔嘆了一口氣，「有一警官，只不過問了他句，那些錢是不是有號碼記下來的，就給他罵了個狗血噴頭！」

穆秀珍大概是想起了當時沙炳興罵人的情形，所以忍不住憤然地道：「這個老混蛋，他是眞正的老混蛋，一點折扣也沒有打的！」

穆秀珍有時，駡起人來，也頗稀奇古怪，高翔心中雖然氣悶，但是聽了之後，却也不禁笑了起來，道：「秀珍講得眞對。」

「高翔，直到現在爲止，最重要的一點，你還未說。」

「最重要的一點？」

「是的，匡副探長呢？他到哪裏去了？」木蘭花問。

「蘭花，這的確是最重要的了，而且，這件事十分之離奇，匡副探長竟然失踪了，當時，記者紛紛向我和方局長責問，提的問題都十分尖銳，十分不客氣，方局長知道我脾氣不好，便將我打發了開去，我和秀珍，帶着十幾個警員，裏裏外外地搜尋着，就是找不到他！」

「以後呢？」木花蘭再問。

「以後？」高翔有點不懂木蘭花的意思，呆了一呆，才道：「以後自然是留下了幾個人駐守，我和秀珍就上你這裏來了。」

「唉！」木蘭花惋惜地嘆了一口氣，「你不曾繼續尋找匡副探長麼？這是整個事件中最重要的人物，你爲什麼不繼續找他？」

木蘭花的語氣，雖然一點也不嚴厲，但是高翔的臉上，仍不免紅了起來，道：「我們已經找過了，因爲找不到，所以……」

木蘭花陡地站了起來，道：「別在這裏誤時失事了，走，我們再去找，高翔，你吩咐警方，調動幾輛有探照燈的車子，到沙府去。」

高翔一怔，道：「蘭花，你是說他……已遭了不測？」

「有這個可能，已然有人想你在車中被撞死，匡效衡也是警方人員，爲什麼不會遭毒手，而且，我相信他是曾目擊歹徒的！」

想起了匡效衡那種充滿了恐怖的呼救聲，高翔十分有同感地點點頭，他已去撥電話了，穆秀珍也興奮得跳了起來，兩分鐘後三人便已在車子中了。

× × ×

沙府前，有四個警員守着，高翔，木蘭花和穆秀珍三人下了車，按門鈴，司閽出來開了門，高翔先將自己的名片，遞了進去。

過了五分鐘，才看到沈秘書走了出來，道：「高先生請，這兩位是——」

「她們是木蘭花小姐和穆秀珍小姐，秀珍小姐你已見過的了！」

「嗄，原來是木蘭花小姐！」沈秘書立時殷勤起來，「快請進去，沙翁知道你來了，一定會竭誠歡迎的，請、請進！」

沈秘書對木蘭花的特別殷勤，反映出他對高翔的冷淡，高翔當然不會在乎這些，他只是淡然地笑着，跟在沈秘書的後面。

可是，等到見到了沙炳與的態度，却令得高翔有點難堪了。沙炳與正躺在一張和他的身形配

合得十分好的安樂椅之上，由一個濃裝艷抹三十來歲的婦人在搥着背，他們才進來沙炳興便冷冷地道：「賊過興兵，來得那麼勤作什麼?」

高翔的臉上一紅，木蘭花已然道：「沙先生，我們來找匡副探長，他是下午來你府上的，但是却失了踪，我們相信一找到他，整件案件，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嘿嘿，沙炳興冷笑着，」女黑俠，如果你肯接受我的邀請，只怕這件案子，根本不會發生，又何必這時來東查西找!」

沙炳興的話，十分尖刻，的確使人難以忍受。

穆秀珍踏前一步，便要發作。

可是木蘭花却一伸手，攔住了穆秀珍，仍然十分平靜地道：「沙先生，雖然防患未然，十分重要，好過亡羊補牢，但今天下午，我未接受你的邀請，却是不能够怪我的!」

「應該怪我!」沙炳興冷冷地說，「是我太相信了人家的傳說，以大名鼎鼎的女黑俠，是肯急人之難，替人解決困難的?」

高翔也有點沉不住氣了，因為沙炳興的話，實在太過份一些了。可是木蘭花却仍然絲毫也不在乎，她笑道：「沙先生你說笑了，可是有一點，我却是不能不說明白的，那是我聽了你的敍述之後，絕想不到事情有這麼嚴重，但你却是幾乎肯定事情會變得如此嚴重的，或許是我料不到之

錯吧！」

木蘭花這幾句話，在旁人聽來十分輕描淡寫。

然而，從沙炳興聽到了這幾句話之後的反應看來，那顯然是因爲這幾句輕描淡寫的話，而大受震動了，他陡地坐起身子，抬起頭來。

然而，當他抬起頭，向木蘭花望來之際，木蘭花也正以烱烱的目光在望着他，這又令得沙炳興立時低下頭去，只見他揮手向身邊的那婦人道：「你走開！」隨卽又有點不耐煩地道：「好，你們去搜尋好了，希望你們早日可以破案！」

木蘭花道：「多謝你的合作！」

這更一句極普通的話，可是沙炳興的身子又是一震！

三個人一起退出了沙炳興的休息室，高翔鬆了一口氣，道：「這老頭子眞厲害，我正怕他一直這樣子嘲笑我們，可不易應付。」

「蘭花姐，你眞行，爲什麼你一開口，他便不出聲了？」

「是啊，蘭花，他聽了你的話，像是十分不自在，那是爲了什麼？」高翔也好奇地問着，因爲他也注意到沙炳興的神態有異了。」

「這件案子，有個兩重的關鍵，一個是我們要找的匡效衡，因爲他一定曾看到什麼極感驚異

的事情，他所看的事，如果我們知道了，那案子一定可以迎刃而解了，至於第二個關鍵，我以爲就是在沙炳與這個人自己的身上！」

「什麼？」秀珍和高翔同聲問。

「你們沒有感到，沙炳與對警方隱瞞了許多事麼？如果我的估計不錯，在一接到了那張箋帖的時候，他就知道那是什麼人寫來的。」

「不會吧，」高翔表示懷疑，「他爲什麼不說呢？」

「因爲某種原因，什麼原因我還不知道。這件事，剛才我曾在言語中用話暗示他，堅持要你或我來看守他的鈔票，可以說他是早已預知會發生什麼事情的，他聽了之後，便大受震動，由此可知我的這一點推測，十之八九是不會錯的。」

「蘭花姐，那麼我們何不乾脆去問他？」

「我們先去找匡效衡。」

「對了，」高翔同意說：「省得再去看他的臉色！」

三人一面說，一面已走出了屋子，四輛配有探照燈的車子已經在駛進花園來了，木蘭花道：「你去吩咐將探照燈開亮，照着花園的每一個角落！」

高翔奔了過去，木蘭花則自懷中取出了一隻如同「秒錶」也似的儀器來，撥弄了一會，等到

高翔回來之後，木蘭花便道：「你和匡副探長之間，不是依藉着無線電通訊儀在聯絡的麼？」

「是。」

「你將通訊儀打開像是你要向他講話一樣。」

「好的，可是——」

「我這個儀器，可以測到無線電波發射接收的方向，如果離接收器近，就會看到指針在跳動，並且可以指示出距離若干呎，那樣，我們就可以根據指示，找到匡副探長了——或者，只找到通信儀，如果匡副探長已將它除下的話。」

高翔這時，已打開了通信儀的掣，木蘭花將定向儀湊了過去，只見定向儀上的指針，轉動得十分快，約莫三秒鐘之後，才停了下來。

指針所指的是北面，三人一起抬頭向北望去，不禁都皺眉頭，他們三人，這時都站在屋前的石階之下，而指針所指的北面，却就是屋子！

「他可能是在屋子後面。」木蘭花立時繞過了屋子，向屋後走去，高翔緊緊地跟在她的身邊，可是，到了屋後，指針又一陣旋轉，變成指向南了！

在屋前，指針指向北，在屋後，指針指向南，這問題實是再明顯沒有了，他們所要找的目標，是在那幢屋子之中！

他們三人互望了一眼都感到事情有點不尋常。因爲木蘭花預料，匡效衡可能是被人擊昏，拋在花園的樹叢之中，然而這時，儀器的指針，却證明他是在屋子中。

如果他是在屋子中，而且到這時，仍未被發覺，這事情豈不是更神秘一些了麼？他們三人連忙進入了屋子，一進了屋子之後，指針便飛轉着，始終不能指出一個固定的方向來，但是，在顯示距離的數字格中的數字，却是二十八呎！

也就是說，他們站在大廳中，他們要找的目的物，離他們只不過二十八呎，但只是在哪一個方向，指針却不能指示。

木蘭花抬起頭，向兩人望了一眼。

高翔和秀珍兩人幾乎同時道：「在樓上！」

木蘭花嘉許地點了點頭，他們上了一層樓，到了二樓，指針仍然旋轉不定，可是數字格中的距離變了，只有十四呎了！

一層樓的高度是十四呎，他們上了一層樓，距離還有十四呎，看來問題很簡單，他們只要再上一層樓，就可以看到匡效衡了。

可是，問題也來了，這幢房子只是兩層樓的。

如果再上一層樓，就是屋頂了！

三人心中更加奇怪，他們沉默了一會，木蘭花才道：「我看這件事要去向沙炳與說個明白了。」

「蘭花姐，我們何不上屋頂看看。」

「你以爲在琉璃瓦的斜屋頂上，可以伏得住人麼？」

「那麼，匡效衡在什麼地方？」

木蘭花抬起了頭，向上望着。

這時候，他們是在二樓的走廊中，抬頭向上望去，走廊的天花板上，每隔十呎，就有一盞十分美麗的吊燈，放出柔和的光芒。

「我以爲，」木蘭花看了半晌之後，才道：「我以爲在屋頂之下，天花板之上，是有夾層的，匡效衡就被藏在那夾層之中！」

高翔吃驚地望着木蘭花，難以說話。

當然，尖頂的屋子，在天花板和屋頂之間，的確是有一個空間的，爲了利用空間，大多數這個尖角，是作爲儲藏室用的。

然而沙宅如此之大，竟要利用這樣的空間來作儲藏室麼？就算是的話，除了沙宅中的人之外

，誰又知道那裏有一個空間呢？

那麼，難道匡副探長是受了沙宅中的人襲擊？

由於木蘭花的這個推測，推斷起來實在太可怕了，所以高翔一時之間，講不出話來，木蘭花笑道：「你傻望着我幹什麼？快去請沙炳興來。」

高翔答應了一聲，向樓下走去，他剛來到樓梯口，便見到沈秘書和沙炳興一起走了上來，高翔忙道：「沙先生，你來了，正好我們有事要請教！」

沙炳興則怒氣沖沖地道：「我也正要找你，你們的探射燈這樣照射着，是什麼意思？你還不快下命令叫他們將燈熄掉？」

「沙先生」木蘭花接上了口，「我們快要撤退了，只要你回答我們一個問題就行了，請問，在天花板上，是不是有暗道可以通上去的？」

木蘭花只講了這一句話，沙炳興的面色便陡地變了！

剛才，由於他是怒氣沖沖上來的，是以他的臉脹得十分之紅，可是此際，只不過是幾秒鐘之間，他的臉色便變得十分面白了！

而且，他顯得有些站立不穩的樣子，他沙氏機構總裁的威風，也不知上哪裏去了，他向後退出一步，扶住了一高几站定，才聽得他道：「什麼？」

「請問，是不是有一條暗道可以通向天花板之上的？」

沙炳興並不回答，只是向沈秘書揮了揮手，道：「你先下去！」等沈秘書走了之後，他已經漸漸恢復正常了，這才聽得他道：「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秘密，不必再問了！」

他這樣說，等於是承認有暗道可以通向天花板上的了！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互望了一眼心中暗暗佩服。

「對不起得很，沙先生，我還是非問不可，」木蘭花十分有禮貌地繼續說着，「因為我們已可以肯定，區副探長是在天花板之上！」

「胡說！」沙炳興立時叫了起來。

「絕不是胡說，沙先生！」

「那是不可能的，」沙炳興堅持着，「我不願意和你們討論這個問題，我請你們立時就離開我的住宅，立即就離去。」

「好的，」木蘭花平靜地說，「我們可以離去，但是我得告訴你，匡副探長是警方的高級人員，警方絕不會容忍他的失蹤的，我們會立即再來，那時將會帶着搜查令，等我們再來的時候，這件事就難以遮瞞，全市百萬市民，全會知道了！」

木蘭花講完之後，站着不動。

沙炳興也沒有再叫他們走。

雙方在沉默之中，僵持不動。

過了足足有兩分鐘之久，才聽得沙炳興道：「你們可以肯定區副探長會在上面，這實在是沒有可能的事，這暗道幾乎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木蘭花道：「所謂幾乎只有一個人知道，那是什麼意思，請你解釋一下。」

可是沙炳興却避而不答，只是道：「既然是那樣，那麼我可以帶你們由暗道上去看一看，可是你們得負責替我保守秘密。」

高翔道：「當然可以。」

沙炳興吸了一口氣，道：「跟我來！」

他拄着手杖，向前走去，木蘭花等三人，跟在後面，他們來到了一間十分華麗的臥室之中，那無疑是沙炳興的臥室。

來到了臥室之後，沙炳興拉開了一隻壁櫃的門，拉開那壁櫃的門之後，沙炳興將掛在櫃中的衣服推了推，他自己則走了進去。

他在櫃中，做了些什麼，木蘭花等三人並看不到，但是他們却聽到一陣輕微的「格格」聲。

高翔乃是此道的大行家，他一聽那聲音，就知道那是數字鍵盤的轉動聲。一般來說，這種鍵盤鎖

是裝在保險箱之上的，如今，在一個暗道的入口處，也裝上這樣的鎖，可知道這暗道的性質是如何之重要了。

然而，沙炳與的大量現鈔，却又是放在地窟中，那麼，這暗道通向天花板的夾層，是做什麼用途的，的確是十分耐人尋味的了！

他們三人俱都這樣想，穆秀珍一張口要問，但是却被木蘭花一揚手，阻止了下去，木蘭花只是望着高翔，像是在等待着什麼。

而高翔則自從數字鍵的轉動聲一起，便一直在側耳細聽，等到轉動停止了，他立時向木蘭花點了點頭，揚手作了一個手勢。

穆秀珍不知道他和木蘭花之間是在搗什麼鬼。

原來高翔是開保險箱的大行家，這時，沙炳與一個人進了櫃中，高翔當然看不到他在轉的是什麼數字，但是他只要聽轉動的聲音，和轉動時間的長短，便可以知道開啓那扇秘門的密碼了。

這時，櫃中也傳來了「拍」地一聲。

同時聽得沙炳與道：「三位請進來。」

木蘭花走在最前面，一進櫃，就看到沙炳與正向着一扇僅堪供人鑽進去的矮門，鑽了進去，他才一鑽進去，就發出了「啊」地一聲驚呼！

木蘭花恐有什麼意外發生，連忙也跟了進去。

那扇暗門裏面，乃是一個有四平方呎左右的空間，直上直下，像是一口井一樣，就在這口「井」中，有着一度十分陡直的木梯。

在「井」中，有一盞電燈，當時是沙炳與開着的，十分明亮，可以將這個小空間中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這時，首先吸引了木蘭花注意的，並不是沙炳與興驚訝之極的臉容，而是那道木梯。

那道木梯是通向天花板之上去的，大約有十四五呎高，十四五呎高的木梯，豎在只有四平方呎的空間中，當然是非常之陡直的。

但是引得木蘭花也發出了一下驚呼聲的，並不是那道木梯的本身，而是木梯上的積塵。那道木梯，顯然有許多時候未曾有人走過了，所以積塵十分之厚。

但是，在它的下半截，積塵却被擦去了許多，可以看得出，有四五個清楚的脚印，但是，上半截木梯上的積塵，却仍然十分完整。

照這樣的情形看來，的確是有人走動過這道木梯的，但是，那人似乎只走到一半，便突然改變了主意，又走了下來，因爲在木梯的下半截只留下的四個脚印，可以清楚到看到，其中的兩個，是走上去時留下的，而另外兩個，則是走下來時留下的。

由於沙炳與和木蘭花兩人，相繼發出了一下驚呼聲，在外面的高翔和穆秀珍又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齊聲問道：「怎麼了？」

「沒有什麼。」木蘭花定了定神。

她同時轉過頭去，道：「沙先生，請帶我們上去！」

沙炳與這時的臉色，極其難看，而且，像是精神恍惚，木蘭花連叫了兩聲，他才陡地一震，木蘭花便再次請他帶路。

可是沙炳與却拒絕了木蘭花的要求，道：「我看不必了，匡副探長是不會在上面的，你看，這梯子顯然有人走過，但是其人並未曾走上去！」

木蘭花也呆了一呆，沙炳與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儀器却又指明匡副探長是在上面，這其中一定是別有蹊蹺的。

木蘭花抬頭向上望去，只見木梯的頂端，是一個小門，那小門關着，看樣子，要打開那扇小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上面沒有這扇小門的話，木蘭花可以假定上去的人，用一根一端有鈎子的繩索，拋上去鈎住了上門，拉着繩子，向上爬上去的。

雖然這樣的假定是很不合理的，爲什麼那人要不用樓梯，而要用繩索攀上去呢？

而且，木蘭花肯定區副探長是被人制服了弄上去的，那麼用繩索的說法，事實上也不能成立，什麼人能負着一個人，再沿繩索爬上八呎之高處？

木蘭花看了一會，才道：「沙先生，我認爲匡副探長還是在上面，你應該帶我們去看看，我看信我的儀器是不會出差錯的。」

「可是……可是……」沙炳興的面色，難看到了極點，「如果他在上面，他是怎麼上去的？他怎能不在上面留下脚印？」

「當然是有原因的，但是我如今還解釋不出，任何不可解釋的事情，只要肯深入去研究，是一定可以找出原因來的！」

這時，穆秀珍也不顧一切地擠了進來，簡直已沒有地方可以再站人了，只聽得沙炳興長嘆了一聲，道：「蘭花小姐，你不但要替我保守秘密，而且……而且……」

他猶豫了好一會，才鼓足了勇氣，毅然道：「而且在我再次向你求助的時候，請你答應幫助我，一定要幫助我。」

木蘭花答覆得十分快，她道：「如果你是眞心請我幫助的，我當然不會拒絕的，請你先帶我們上去，找到了匡副探長再說。」

沙炳興的手在發抖，但是他還是攀着木梯，向上走去，木蘭花跟在他的後面，在沙炳興和木

蘭花上了木梯之後，高翔也鑽進來了。

這時，沙炳興已到了木梯的頂端，他取了一串鑰匙來，揀出了其中的一柄，那柄鑰匙的樣子十分奇特，他將鑰匙插進了匙孔之後，向左轉了三下，又向右轉了五下，才聽得「嗒」地一聲，那扇小門被推得向旁，「刷」地移了開去。

沙炳興向下望了一眼，木蘭花道：「你只管上去，我們三個人立時可以上來的，不論有什麼變化，我想都不成問題的。」

有了木蘭花的鼓勵，沙炳興的胆子，變得大了些，他向上連踏出了幾步，便到了上面，木蘭花連忙跟了上去，上面十分黑暗，木蘭花只覺得沙炳興的手，緊緊地抓住了自己的手臂，他分明怕得要死！木蘭花問道：「燈掣在哪裏，爲什麼不開燈。」

沙炳興長吁了一口氣才道：「我……我開。」

接着，便聽得「拍」地一聲，燈亮了。

燈一亮，木蘭花也立即看到了匡副探長。

沙炳興這時的樣子，簡直和死以差不多，他僵直地站着，伸手指着匡副探長，道：「你……你是怎麼上來的，你……怎麼上來的。」

可是是匡副探長却沒有回答他。

因爲匡副探長的手，足，全被人縛着，而且他的口中，被塞住了布帛，他的身子被直放在一個墻角處，他不但手足被縛，而且，他的面色，也是蒼白到了極點，看樣子，他像是昏厥了過去，那麼他之不回答，不單是因爲口中塞着東西了。

穆秀珍和高翔也上來了。

高翔驚叫了一聲，一個箭步，躍到了匡副探長的面前，先將塞在他口中的布塊，拉了出來，匡副探長的眼珠，轉動了一下。

然後，從他的口中，吐出了一個十分令人駭然事來。

自他口中吐出來的那個字是：

「鬼！」

高翔陡地一呆，道：「什麼？」

「鬼！」匡效衡的聲音十分微弱，似乎這個字是他唯一能够發出來的聲音，是以他不斷地重覆着，道：「鬼……鬼……鬼……」

高翔向他連聲呼喝，也不起作用，木蘭花忙道：「高翔，別問他了，他一定是受了極度的驚恐，快扶他下去，送他到醫院，我們在醫院中見面好了。」

「是！」高翔負着匡效衡，走了下去。

木蘭花又道：「一路上小心些，種種疑難的事，全要靠他來解決了，小心有人會來暗算他。」

高翔答應一聲，木蘭花這才開始打量眼前的情形，她現在脚踏的，當然是二樓的天花板了，而她眼前的空間，也是不過兩百平方呎左右。

這幢屋子十分大，屋頂之下，二樓之上的空間，至少應該有兩千平方呎左右，其餘的地方，木蘭花看不到，瓦墻阻着。

而另外有兩扇門，是分別通向左右的，那兩扇門也關着，木蘭花看了一會道：「沙先生，這兩扇門，可否開了讓我檢查一下？」

「不！」沙炳興用一種十分可怖的聲音回答着，那種聲音之可怕，可以從他身邊的穆秀珍，竟整個人跳了起來這一點上，獲得識明。

「爲什麼不？」

「你們要找的人已經找到了，還想什麼？」

沙炳興的態度，忽然變得這樣粗鹵了，木蘭花沒有什麼，但是穆秀珍却忍不住了，她冷笑了一聲，冷笑道：「神氣什麼？剛才你還哭靑着臉，要蘭花姐幫助你呢！一下子又來大呼小叫了！」

沙炳興臉上的神情，實是難以形容到了極點，他又是恐懼，又是憤恨，又是尷尬，匯集成爲苦笑，道：「實在是因爲……因爲……唉……那地方……因爲某種原因，我不願再有人看到，請你們兩位原諒，你們別再提出同樣的要求了！」

「好的，我們要找的人已找到了，多謝你！」

木蘭花忽然改變了主意，向穆秀珍使了一個眼色，已向木梯之下，走了下去，沙炳興忙叫道：「蘭花小姐，等我一等！」

由於沙炳興那一聲叫喚，簡直像是在哀叫一樣，是以穆秀珍打趣他，道：「怕什麼，有我在這裏陪你，還不是一樣麼？」

沙炳興苦笑了一下，道：「穆小姐，剛才匡副探長說什麼，他說鬼……鬼……穆小姐，你一定也聽到的了他什麼也不說，只說一個字，鬼……」

沙炳興在講那幾句話的時候，臉是鐵青色的！

穆秀珍却哈哈地笑了起來。

其實，穆秀珍這時，也爲一切神秘的事情，怪異的氣氛，而心頭相當害怕，但是沙炳興的神態，仍令得她忍不住大笑。

在穆秀珍的大笑聲中，沙炳興急急忙忙地下了木梯。

只剩下穆秀珍一個人的時候，穆秀珍的心中，也不禁想到了一股寒意，她向那兩扇緊閉着的門望了一眼，彷彿想到有幢幢的鬼影，透門而來一樣，令得她也連忙攀下了木梯，從壁櫥的那扇小門之中，鑽了出去。她出去的時候，看到沙炳興正面青唇白地坐在沙發上。

而木蘭花則站在門口，一見穆秀珍，便招手道：「秀珍，我們該走了。沙先生，希望你自己，多加小心，我想你是知道我的意思的。」

沙炳興抬起頭來，嘆了一口氣。

木蘭花拉着穆秀珍，一起走了出去，她們來到樓梯口的時候，只見到沈秘書又匆匆地走了上來，一見木蘭花，就問道：「沙翁沒有什麼吧？」

「沒有什麼，」木蘭花回答，「只不過他的心情不很好，他叫你去，大概是要你召集一些人，來陪他一起過夜，可是你別緊張，今夜大致是不會有事情的。」

這時，四輛有探射燈裝置的警車已駛走了，只有一輛警方的吉普車，停在大門口，一個警員向前奔了過來，道：「兩位，是高主任叫我等你們的，接你們到醫院去。」

「好。」木蘭花向吉普車走去。

她和穆秀珍上了車，那警員開動車子，駛離了沙府。這時，夜已相當深了。

高翔將匡效衡送進了市立第一醫院，幾個著名的醫生，迅速地對匡效衡作了檢查，他們都一

致認定，匡效衡是受了極度的刺激，因此神經處在極不正常的狀態之中。

雖然高翔已向醫生提及，他迫切需要在匡效衡的口中問出事情的眞相來，但是醫生仍然堅持，應該先讓匡副探長好好地休息。

如果他不獲得適當的休息，那麼他的神經一直緊張下去，是會造成極其可怕的神經分裂的。而事實上，匡副探長一直在喃喃地叫着「鬼！鬼！」誰都可以看出，他是難以講出有條理的話來的，是以高翔也同意了替他注射了鎭靜劑。

正在接受了鎭靜劑的注射之後，匡效衡入睡了，醫生說在六個小時之內，他是不會醒轉的，是以高翔在吩咐了兩個同來的警員，好好地看守着匡效衡之後，便來到了醫院的門口，他知道木蘭花就要來了，他準備木蘭花來了之後，再好好地和她研究一下案情的。

而他自己也將案中的幾個疑點，歸納了一下。

這件案子的確是奇特之極的，從開始高翔以爲那是不過是有人開玩笑起，發展到如今爲止，這已變成一等一的奇案了。

而最出奇的有以下幾點：

（一）沙炳輿的態度可疑，他顯然隱藏着極大的秘密。

（二）制服匡效衡的人，何以能够將匡效衡送上了天花板之上的密室之中？因爲那地方十分

秘密，連沙炳興也以爲那是不可能的。

（三）何以通向密室的木梯只有半截有脚印？

（四）冒名「旋風」的人是誰？他的目的，只是在錢麼？

（五）何以「旋風」在得手之後能安然離去？

這五個大疑問，都是高翔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他知道這件奇案，如今可以說還只是在開始的階段，以後一定還會有更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自己的責任，似乎是如何去防止怪事進一步的發展，這的確是要和木蘭花好好研究的事。

高翔佇立在醫院的門口，不知不覺間，已過了將近四十分鐘了，當他覺得木蘭花應該來到，而抬起手腕來看了看手錶的時候，他吃了一驚。

他到醫院，已一小時有多了！

而木蘭花是叫他先走一步，隨後就到的，何以會過了一小時還未見來到？自己曾派了一個警員和一輛車子在門口接木蘭花的，難道會有什麼意外？

高翔的心中開始焦急起來，一小時不是一個短時間，木蘭花和穆秀珍一定急於從匡副探長的口中，知道事情的經過，沒有理由躭擱時間的。

而且，她們也明知自己在醫院中等她們，就算她們有什麼事情絆住了，也應該打一個電話來

醫院通知自己的，不應該讓自己等下去。

可是，如何她們却音訊全無！

高翔眞想立卽驅車再到沙宅去看個究竟，可是他却又怕在路上錯過了和木蘭花相遇的機會，他只得再耐着性子等下去。

然而此際，他已不再是佇立不動，而是不斷地在踱來踱去，約莫過了五分鐘，他看到一輛警方的吉普車，向着醫院，直駛了過來。

高翔一見，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心想自己不免太心急了一些，木蘭花不是來了麼？他連忙迎了上去，吉普車的車頭燈一照到了高翔，車子便立時停了下來。

高翔忙叫道：「蘭花！」

隨着他的叫喚，一個人從車上跳下，向高翔奔了過來，那却不是木蘭花，而是一個警官，那警官有點上氣不接下氣，見了高翔，行了一個敬禮之後，立卽道：「高主任，一三四五七號警員，可是你派他有任務執行的麼？他是司機。」

高翔呆了一呆，他派在沙宅門口，等候木蘭花的那個警員是什麼號碼，他自然不記得了，他忙道：「我派了一個警員，在沙宅門口接木蘭花姐妹來這裏的。」

「那一定不錯了。」

「什麼不錯了，你講話應該有條理些。」

那警官還十分年輕，高翔一斥責他他，連臉都漲紅了，忙道：「是！是！我記得高主任曾派一輛車子在沙宅門口，是準備接木小姐，這輛車子是由警員陳洪光駕駛的，這輛車子，十分鐘之前，被人發現棄置在一個十分冷僻的空地中！」

高翔幾乎直跳了起來，道：「什麼？」

「車子被棄置在一個空地上，」那年輕警官重覆着，「警員陳洪光顯然是受了極度的驚恐，他不住地叫着：『鬼！鬼！當時他是手足被綁，放在車中的。」

「那麼，木蘭花姐妹呢？」

「沒有發現她們的踪跡。」

「那警員在什麼地方？」

「我已將他送到就近的醫院去了。」

高翔知道，自己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真的是遭到意外了，他忙道：

「快，你帶我去見那警員！」

「是！」那警官答應着。

兩人一起向吉普車奔去，一跳上了車子，那警官立時開動了車子，以極高的速度向前駛去；

幸而這時已是深夜了，要不然車子駛得那麼快，非撞在別的車子上不可！

車子幾乎是衝進那間醫院的，在醫院的面前，「吱」地一聲響，停了下來，高翔身子一橫，便跳出了車子，那警官也從車側跳了出來。

那警官帶着高翔，直來到了警員陳洪光的病房門前，可是他們兩人，還未曾進去，就被一位護士攔住了，護士道：「對不起，病人需要休息。」

「我們有要緊的事要問他。」高翔忙道。

「抱歉得很，」護士搖着頭，「事實上，他根本不能回答任何人的問話，他因爲受了極度的驚恐，是注射了强力的鎭定劑才睡去了，在六小時之內，他是不會醒來的！」

高翔呆了一呆，那情形，和匡效衡是完全一樣的！

他轉頭向那警官望去，那警官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道：「他的確是受了極大的刺激，他除了叫鬼、鬼之外，什麼也不說。」

高翔伸手在那警官的肩上拍了拍，道：「你一發現了他，不但立時將他送進了醫院，而且還記得我曾經派他以任務，這很不容易！」

那警官興奮地道：「謝謝你。」

「現在，你就守在這裏，他一醒來，你就設法通知我，我不是在辦公室，就是在第一醫院，

如果我在別的地方，我會先打電話來通知你的。」

「是！」那警官立正，敬禮。

高翔轉身，走出了醫院。

這時，他的心中，實在是亂到了極點！

剛才，他歸納而成的五點疑問，已是足够使他傷腦筋的了，可是這時，疑問又增加了兩個：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上那兒去了？

還有，爲什麼陳洪光和匡效衡兩人，都是手足被綁，而且，他們也都是受了極度的驚嚇，除了一個「鬼」字之外，什麼都說不出來？

難道他們是眞的遇到「鬼」了？

這實在是太可笑了，當然不會的。

然則，這個問題又如何解釋呢？

高翔走出了醫院，他上了那輛吉普車，決定先到木蘭花的住所去看一看，他駕着車子，向郊外疾駛了出去，到了木蘭花的門口，他只不過向那幢精緻的小洋房望了一眼，心便凉了半截，因爲那幢房子烏燈黑火，她們兩人顯然不在家中！

高翔又用力按了幾下喇叭。如果木蘭花姐妹在家，一定會出來查究的，但是，屋子中却一點

動靜也沒有，高翔拿起車中的無線電話，打了一個電話給警局。

他在電話中詢問警局方面有沒有接到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的消息，他希望兩人會在警局中留下去處，以備他去查詢的。

可是，高翔又失望了！

當然，要明白木蘭花是到什麼地方去了，最好是問警員陳洪光，可是陳洪光却又偏偏在强烈的鎭靜劑下，昏睡不醒！

要等他醒來，需要六個小時，高翔却等不了那麼久，因爲他已經想到，木蘭花的失踪，是突如其來的，而如今時間已過去了將近兩小時，可能木蘭花姐妹的處境，正大是不妙！但是，有什麼辦法可以找到她們呢？可以說一點線索也沒有！

高翔坐在警車上，雙手緊緊地抓了自己的頭髮！

他的十指是抓得如此之緊，照理，他的頭皮應該感到十分疼痛的了，這時由於心中極度的焦急，他竟木然沒有感覺！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究竟到那裏去了呢？

× × ×

木蘭花和穆秀珍坐在吉普車的後面，那名警員坐在前面，車子迅速地向前駛了出去，不一會

，就一連轉了好幾個彎。

穆秀珍並未覺得有什麼不妥，但是木蘭花一直在注意着車子外面的街道，這時，她突然道：「喂，你可是新來到本市的麼？」

那警員並不出聲，他猛地一轉駕盤，車子突然轉進了一條十分斜側的道路，穆秀珍也覺得有點不妙了，她陡地站起身來，待去拉那警員的後領。

但是就在此際，車子突然停了，在路兩旁，突然有四條黑影竄了出來，那四條黑影的身子，十分之矯捷，而且他們的手中，也都持着槍械。在黑暗之中，那四個人看來只是漆黑的一團，什麼也看不清，顯然他們穿着連頭至脚的黑衣服。

穆秀珍陡地一呆，可是，那警員轉過頭和向她望來之際，穆秀珍更是猛地縮了一縮，原來那「警員」手中已握了一柄槍，槍口正對準了她！

穆秀珍的身子縮了回來，木蘭花立時按住了她的手背，示意她鎮定。木蘭花仍然和沒有什麼事發生一樣，笑道：「你喬裝的本領很不錯啊！」

那「警員」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我們萬不得已的，在你們兩位女俠面前，當然是班門弄斧的了，我們只是想和兩位談談。」

「用這樣的方法來邀請我們，不算是友善的談判吧！」

「請你原諒，並且請你們相信，我們對兩位，至少在目前，是絕無惡意的。」那「警員」的說話，十分溫文，顯示他受過高深的教育。

木蘭花吐了一口氣，道：「好啊，我們在什麼地方談判呢？還有幾位，可要上車來麼？還是喜歡在路邊監視着我們？」

那警員一抬手，那四個人一起向前跳了過來，各伸一手抓住了車子的車身，另一手中的手槍，仍然對準了車中的木蘭花姐妹。

而吉普車子向前疾馳而出。

吉普車駛得十分之快，而且連連轉彎，車子在急轉彎的時候，掛在車旁的四個人，身形却仍然十分穩定，顯示出他們四人，都有極高的中國武術的造詣。

木蘭花這時，也看出了在前面座位上開車的那個假扮的「警員」，是這五個人中的首領，木蘭花幾乎已可以肯定他就是那個署名「旋風」的人了。

這時，穆秀珍的心中，十分焦躁，但是木蘭花却十分高興，她眞的是高興，因為對方如果是「旋風」的話，那麼，她就可以更快地明白事實的眞相了。

至於她這時被幾個人用鎗指住，這却不放在木蘭花的心上，因為這樣的經歷，她實在經歷得太多了，可以說是家常便飯！

車子駛出了近二十分鐘，又停了下來，木蘭花姐妹被指押着下了車，又上了另一輛卡車，仍然由那個「警員」駕車，再度駛去。

這一次，駛出的時間更長，足足有半小時之久，才停了下來，這時車已到了郊外了，車停下來之後，那「警員」下了車，來到了木蘭花的面前。這時，他已換了服裝，他穿的是一套深棕色的西服，西服裏面，則是一件運動衫，看來十分瀟洒。

他站在車邊，搓了搓手，道：「蘭花小姐，請你下來，我們一面走，一面談談，好麼？至於令妹，則請她留在車上。」

木蘭花笑道：「好啊，這樣的談判，倒是別開生面的！」

她一面說，一面已側身跳了下來。

那「警員」並不說什麼，只是緩緩地向前走去，看來他對木蘭花一點也不戒備，這也不禁使木蘭花覺得十分之奇怪。

她暫時也不說什麼，只是跟在他的後面。

不一會，他們便已來到了一株大樹的下面，兩人相距得十分近，停了下來。這時如果有什麼人在他們的身邊經過，一定當那是在談愛的情侶了。

那「警員」停下來之後，又沉默了片刻，才道：「我想，我是什麼人，蘭花小姐，你一定已

經知道的了，是不是？」

「可以這樣說，也不可以這樣說。」

那「警員」呆了呆。

木蘭花立時道：「我知道你是旋風，可是旋風兩個字，只不過是一個名稱，對於了解你這個人，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唉，」那「警員」嘆了一口氣，「蘭花小姐，你的思想眞是愼密，眞使人佩服，那麼，我想你一定也已看出，沙炳與不是什麼好人了？」

「沙炳與是不是好人，我無權裁判，但是我願意對你說，沙炳與的確是對我，對警方隱瞞了許多事沒有說。旋風先生，你用這種方法，將我帶到了這裏來，就是爲了和我討論沙炳與這個人是好還是壞麼？」木蘭花冷峻地反問着「旋風」。

「旋風」忙道：「當然不是。」

「那麼，你可以開門見山了。」

「蘭花小姐，」「旋風」又猶豫了一下，「我想請求你，別在我們和沙炳與之間干擾我們，和幫助沙炳與，我請求你。」

他的語氣聽來十分誠懇，但看來木蘭花並未曾爲他所動，木蘭花的聲言仍然是冰冷的，她道

：「我是從來不在人的威脅之下，答應任何事情的。」

「蘭花小姐，你別誤會，我是請求你。」

「笑話，我們是自願來的麼？你那四個伙伴手中所拿的是什麼？」木蘭花又向他指了一指，「你手中也曾經握過手鎗！」

「那是不得已的措施。」

「那麼，我們只好在下一次，在另一種情形下再見面談判了，旋風先生，你認為怎樣？我這樣說，是不是公平，嗯？」

「旋風」又搓了搓手，來回踱了幾步。

然後，才聽得他道：「蘭花小姐，我想是公平的，明天我將到府上來拜訪你，但是有一句話，我却是不能不講的，那便是沙炳興是一個老混蛋！」

「我明天會在家中等你！」木蘭花只是冷冷地回答。

那位「旋風」先生苦笑了一下，往回走去，木蘭花仍跟在後面，來到了那輛卡車旁邊，只聽得穆秀珍正在破口大罵。

木蘭花叫道：「秀珍，別吵了，我們走。」

「旋風」也叫道：「請讓她下來。」

穆秀珍早已一躍而下，奔到了木蘭花的身邊，指着「旋風」道：「蘭花姐，這傢伙對你放了些什麼屁，哼，車上的四個傢伙，簡直就是死人，要不就是啞子！」

木蘭花拉了她一下，道：「我們走！」

她們以十分快的脚步，向前走去，不一會，便轉了好幾個彎，那輛卡車已看不見了，她們才放慢了脚步，在前行了二十分鐘之後，她們才截到了一輛肯搭載她們的車子，到了市區。一到市區，她們便尋找高翔，終於由警局方面，得知高翔是在他們家門前。

等到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突然出現在高翔的眼前之際，正在一籌莫展，呆坐在車座上的高翔，簡直以爲自己在做夢！

可是，他在揉眼睛間，穆秀珍已經叫道：「哈，你是在做夢麼？爲什麼看到了我們，還要揉眼睛？不信是我們回來了麼？」

「蘭花！秀珍！」高翔叫了起來，「你們上哪裏去了？」

「進來，進來再說。」木蘭花已打開了鐵門，走了進去，高翔連忙跟在後面，進了屋子，木蘭花才將事情經過講了一遍。

木蘭花道：「他一定是先打昏了陳警員的。」

「可是爲什麼陳警員會以爲是鬼呢？」

木蘭花有點不明白，高翔便將有關陳洪光的一切，向她講了一遍，木蘭花笑道：「那麼，等到明天『旋風』來了之後，這一切疑點，都可以解決的，我看這件奇事，急轉直下，明天已是最後的一天了，高翔，你還是回去休息休息吧。」

高翔的確也有點覺得疲倦了，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呵欠，可是他仍然問道：「蘭花，照你看來，事情的性質究竟怎樣？」

「我想，」木蘭花站了起來，「那個自稱『旋風』的年輕人的上代，和沙炳輿之間，一定有一段糾葛，事實上，沙炳輿一定是一看到那張箋帖上的『旋風』兩個字，便知道要來找他麻煩的是什麼人，所以他才肯定會有嚴重的事情發生的。」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都表示同意。

木蘭花伸了一個懶腰，道：「今天晚上，我們不必傷什麼腦筋了，我們只要在家中，等明天『旋風』來說明一切好了。」

高翔道：「好的，那麼陳洪光和匡效衡如果醒了，我是不是要帶他們到這裏來見你呢？在他們口中至少可以問出些問題來的。」

「好，明早九時，你帶他們來好了。」

高翔十分輕鬆地走了出去。

× × ×

第二天，是一個極熱的天，雖然只是早上八九點鐘，但是太陽已然十分之炎熱了，木蘭花仍然躺在花園的遮陽傘下看書。

穆秀珍則不斷翹首望着馬路，一面在嘰嘰咕咕，說高翔不守時間，但事實上，這時只不過八時五十分而已。她又等了一會，終於看到一輛警方的車子駛過來了。

「蘭花姐，高翔來了！」秀珍轉頭叫着。

「看你，安靜點好不好。」

「你不知道，蘭花姐，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都想不明白爲什麼他們兩人，都會那麼害怕，醒來之後什麼也不說，只是講一個鬼字！」穆秀珍講到了這裏，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可是我却想不出道理來，你說我怎能不感到心急？」

「那還不容易麼？當然是有人扮了鬼來嚇他們的！」

「蘭花姐，就算有人扮鬼，人扮的鬼，至多嚇嚇小孩子而已，就算能够嚇倒陳洪光，匡效衡却是一個極有經驗的探長！」

「那麼，」木蘭花笑了笑，說：「你以爲怎樣呢？」

「蘭花姐，你別駡我，我就說。」

「好，我不你，可是你別說，我也知道了，你一定是以爲那是眞的鬼，是不是？」木蘭花講到這裏，已站了起來。

原來車子已停了，高翔已帶着匡效衡和陳洪光兩人，走了過來，穆秀珍連忙奔了過去，將鐵門打了開來，叫道：「匡副探長！」

匡效衡的面色，仍然十分青白，他的精神顯然還不是十分穩定，至於陳洪光，更是左顧右盼，顯得十分害怕，面色也十分青白。

木蘭花已在招呼着他們，道：「請坐，兩位請坐，我想你們沒有害怕的必要了，因爲事情已十分明朗，就快解決了。」

可是匡效衡却並沒有因爲木蘭花的勸解而感到放心，他在坐了下來之後，嘆了一口氣，道：「高主任，兩位小姐，你們別笑我。」

「怎麼樣？」穆秀珍立時緊張地問。

「唉，」匡效衡又嘆了一口氣，說：「那眞的是鬼！」

穆秀珍聽了，如獲至寶地在匡副探長的肩頭之上，猛地拍了一下，道：「對了，副探長，你講的和我所想的是一樣的！」

木蘭花連忙瞪了秀珍一眼道：「別多廢話。」

穆秀珍嘟着嘴道：「眞是鬼嘛！」

木蘭花道：「你見過了？」

「我沒有見過，可是有人見過的。」

木蘭花不再理會穆秀珍，她只是皺着雙眉，道：「匡副探長，請你將你被人制服的情形，詳細地向我說一遍，不要漏了任何細節。」

「好的，我……」匡效衡的聲音在發着抖，「我可以要一杯酒麼？唉，卽使是想起來，我仍然需要酒來鎭定我的神經。」

木蘭花轉頭向穆秀珍望了一眼，穆秀珍連忙奔了進去，又拿着一瓶白蘭地奔了出來，匡效衡就着瓶，喝了一大口，才道：「我正在沙宅到處走着，我記得那時正是六時三刻左右，我記得我來到了一個樓梯的下面，那地方有一扇半開着的門。

「看那情形，這扇門之中，是利用樓梯下的空間，來放置一些雜物的，我看到門開着，我下意識地推一推，想將門推上。

「可是，我一推之下，門非但未曾關上，反倒彈了開來！我突然一呆，那鬼……那……那東西便從裏面……飄出來了。」

木蘭花揚了揚手道：「你說什麼？飄出來？」

「是的，所以我才說那……眞是鬼。」

「好，請你說下去！」

「當時我就呆了，那……玩意是直飄出來的，他的雙足離地兩三呎……他的衣服十分長，遮住雙足，我實在看不到他有脚，他的臉色，咳，那……那簡直是一張石灰製成的臉，可是這張可怖的臉，却還向我笑了笑！我陡地後退一步，這時候，我雖然吃驚之極，但是我還來得及和高主任通話。」

高翔嘆道：「我一聽到你的聲音，就知道你一定看到了極恐怖的東西了，可是我也想不到你看到的，竟然會是鬼！」

匡效衡繼續道：「我的話講了一半，那……鬼便向我飄了過來，他向我笑了一笑，那時……他離得我極近，在他笑的時候，他的口是鮮紅色的，而且自他的身上散發出一股令人作嘔的腐臭氣味來，而我在那一剎間……便全身一點力道也沒有了！

「那玩意在我的身邊，飄了幾轉，每次來到我面前的時候，都向我笑一下，我已幾乎昏過去了，自然一點抵抗能力也沒有了！」

匡效衡呼吸了一口氣，才又道：「這時，我只覺得我的手，是被縛住了，口中也被塞了東西，然後，我被那鬼抱着，也飄了起來。」

「飄了起來！」穆秀珍尖叫着。

「是的，穆小姐，」匡效衡不禁嘆了一口氣，「的確是飄了起來，他帶着我，飄上了二樓，進了一個暗道，繼續向上飄着。……」

匡效衡喘了幾口氣，他的膽色實在蒼白得可怕，他的聲音也在發抖，「我也迷迷糊糊了，我……太吃驚了……」

木蘭花不等他再說下去，便安慰他道：「我了解你，匡副探長，任何人在這樣的情形下，都不免驚恐過度，而呈半昏迷狀況的。」

「蘭花姐，那麼你說是眞有——」

穆秀珍下面一個「鬼」字還未曾出口，木蘭花便已揚起手來，在她的頭上，輕輕地鑿了一下，嚇得穆秀珍立時住了口，不敢再說下去。

高翔向着陳洪光，道：「陳警員，你的遭遇又怎樣？」

陳洪光苦笑着，他的面色不會比匡副探長好看些，他道：「我坐在車上，等候兩位小姐，却不料突然有人，在我身後，抓住了我的衣領——」

陳洪光講到這裏，身子猛地震了一震。

「說下去！」木蘭花鼓勵着他。

「我……我自然大吃了一驚，連忙想轉過頭去看視，可是我的頭頸……呆了，我不能轉過頭去，我……想叫，可是又叫不出來，我聞到了一股難聞之極的腐屍臭味，然後，我的身子就被提起，雙足懸空，飄了開去……我看到提起我的人也是會飛的，我……昏了過去！」

陳洪光講到這裏，不好意思地苦笑了一下，道：「我的膽子太小了，要不然，我或者可以……可以多記憶一些當時的情形的。」

木蘭花笑道：「陳警員，我可以向你保證，你遇到的一定是人，而絕不是鬼，因爲在你走後，有人冒充你，將我和秀珍，車到了郊外！」

「人……會飛麼？」陳洪光遲疑地問。

「關於這一點，目前我不能給你詳細的和滿意的解釋，但是我想在今天之後，一定可以有圓滿的答案了。」木蘭花站了起來，高翔望了一眼。

高翔立時知道了木蘭花的意思，他伸手在匡效衡和陳洪光的肩頭上拍了拍，道：「你們可以回去了，好好地休息，我會告訴方局長，我批准你們每人有三天的假期！」

匡效衡和陳洪光兩人走了。

木蘭花望着他們兩人登車而去，才又在躺椅上躺了下來，穆秀珍見木蘭花像是不準備採取什麼行動，急道：「蘭花姐，我們怎麼樣啊？」

「什麼怎麼樣?」木蘭花反問。

「那個鬼啊，我們不去捉他?」

「你不怕鬼了麼?秀珍?」木蘭花打趣地望着她道。

穆秀珍鼓着腮幫子生氣，木蘭花笑了起來，道：「好了，我們現在，實在不必採取任何行動，我們只要等着就行了。」

「等着?」穆秀珍和高翔兩人齊聲問。

「是的，我們等那位『旋風先生』前來，只要他一來，一切都可以明朗化了，他和沙炳興之間的糾葛，沙炳興的秘密，他是如何扮鬼的，一切全都可以眞相大白了!」木蘭花滿有信心地說着，「我們實在沒有必要採取任何行動的。」

「他什麼時候來?」高翔問。

「今天，並沒有約定什麼時間。」

穆秀珍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道：「那我們只好等他一天了，蘭花姐，你說他一來，一切疑團都可以解決了麼?」

木蘭花點了點頭，不再說什麼。

穆秀珍則很不安靜，裏裏外外地奔着，高翔在客廳中用電話和警局聯絡，就在電話之中，指

示着日常要處理的事務。

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並沒有人來。

下午了，仍沒有人來。

黃昏了，天黑了，夜深了，仍沒有人來。

一直沒有人來！

× × ×

時間已是凌晨兩時了，高翔和穆秀珍兩人，都顯得相當疲倦，因爲他們已焦切地等待了將近二十個小時，未曾好好地休息過！

他們三個人，早已從花園中來到了客廳，木蘭花在過了午夜十二時之後，一直坐在一張安樂椅上，連一動也未曾動過。

到了這時候，穆秀珍實在忍不住了，她直來到了木蘭花的面前，道：「蘭花姐，現在我們怎麼辦？你等的人沒有來，我們怎麼辦？」

木蘭花不出聲，連瞧也不向穆秀珍瞧一眼。

穆秀珍還想講什麼，但是高翔却將她拉了開來，道：「秀珍，你別去打擾她，她正在思索着對策，她一定會有辦法的！」

高翔是在對穆秀珍說話的，但是木蘭花却已抬起了頭來，苦笑道：「高翔，你將我估計得太高了，我想，我已沒有什麼辦法了。」

「那怎麼會？或者那自稱『旋風』的人，有什麼事情躭擱了，所以他才未能來見你的，」高翔譬解着，「或者他今天會來的。」

「如果說他有什麼事情躭擱了，那一定是非同小可的事，」木蘭花雙手放在沙發的扶手上，「事情一定已發生了，我們意料之外的變化！」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都不出聲。

老實說，他們在等了近二十個小時而仍然沒有結果之後，實在是十分失望的了。

木蘭花雙手一按，站了起來，她來回走了幾步，忽然道：「你們在這裏等我，我出去查看一下，看我的假定，是不是和事實相符。」

一聽得木蘭花準備有所行動，穆秀珍首先興奮了起來，道：「蘭花姐，你上哪裏去？我和你一起去，我一定要一起去！」

穆秀珍在「一定要一起去」這句話上，加强了語氣。

可是她不論用什麼樣的語氣講話，都不能改變木蘭花的決定，木蘭花冷冷地道：「你在家中，繼續地等着，我和高翔一起去！」

「不公平！」穆秀珍大聲叫了起來。

「秀珍，這件事，比我們想像之中，可能要嚴重得多！你別以爲好玩！如果我的假定不正確，那麼，昨天和我們打過交道的那個年輕人，還是會來找我們的，你在家中等他，就可以最先知道一切秘密，這不是正合你的心意的事情？」

「如果他不來呢？」穆秀珍委屈地問。

「那你也沒損失，在家中休息一下不好麼？」

穆秀珍重重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翻着眼，不再說話，木蘭花奔上了樓，換過了一件緊身黑衣，帶了一些必要的用品，又下了樓。

穆秀珍一直翻着眼，不出聲。

高翔打圓場，道：「蘭花，我們至少要告訴秀珍，我們是到什麼地方去！」

「我連自己也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

木蘭花的回答，是極其冷淡的，她說着，已向外走了出去，高翔無法可施，只好向穆秀珍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

穆秀珍連他也恨上了，轉過頭去不去理會他。

等到她聽到了他們兩人關上了門的聲音之際，穆秀珍氣得抓起了几上的一隻烟灰碟來，重重

地摔在地上，道：「我偏不等！」

她站起身來，「蹬蹬蹬」地向樓上走去。

這時，屋子中已只有她一個人了，但是她因爲心中生氣，所以不但在走樓梯的時候脚步特別重，在關門的時候，更是用力得將牆上掛着的一張照片，也震了下來！

穆秀珍氣惱地倒在床上，雙手交叉着，枕在腦後，睜大了眼，望着天花板，本來她已經十分疲倦了，可是這時，她倒反而一點睡意也沒有了。

她就這樣眼睜睜地望着天花板，足有十分鐘之久，仍然想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使她去活動一下，她旣想不出辦法來，就只好洩氣地長嘆了一聲。

就在她發出長嘆聲之際，床頭的電話，響了起來。

穆秀珍轉過頭去，看了看電話旁邊的小鐘，時間是兩時二十七分。什麼人會在這個時候打電話來呢？是不是木蘭花同心意轉，又叫自己去參加行動了呢？

穆秀珍陡地跳了起來，一手抓起了聽筒，道：「喂，找什麼人？你是誰？」

對方的聲音却十分低沉，是男性的聲音。

一聽得是男性的聲音，穆秀珍心中的高興，便跑掉了一大半。但是，長夜漫漫，她正寂寞得難過，有人在電話中聊聊天也是好的。是以她便坐了下來，用心聽着，她才聽了幾句，却又興奮

得坐不住，站了起來，在房間中不斷地走動！

當然，她在走動之際，是仍然在聽着電話的。

那個相當低沉的男人聲音道：「你是木蘭花小姐麼？對不起得很，我們沒有依時前來拜訪你，因爲我們遭到了一點意外——」

穆秀珍並沒有否認她不是木蘭花，只是「唔唔」地答應着。

那聲音繼續道：「這一個意外，使我們受到了極大的打擊，當然，我們還不致於就此倒下去，但我們已抽不出空來拜訪你了。」

穆秀珍仍然「唔唔」地應着。

「所以，」對方繼續着，「不知道木小姐是不是可以到我們這裏來？因爲我們實在希望和木小姐見一見面，在友好的情形下見面。」

「當然可以！」穆秀珍唯恐失却了機會，連忙回答。

她還想問對方是什麼所在，但是她未曾開口，電話中那聲音便已然道：「木小姐，請你到芬芳戲院的門口去，我們會有人接你的，再見！」

那邊放下了電話，穆秀珍也放下了電話，她忍不住高叫了一聲，直跳了起來，她連燈也不熄，向門口直奔了出去，衝出了屋子！

實在沒有什麼事情更令得她高興的了，而且，這時她衝出屋子，可以根本不必怕事後被木蘭花責罵，因爲她是去見那個年輕人的！

而木蘭花要她等在家中，正是等那個年輕人，這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麼？穆秀珍直奔向她當選「汽車小姐」而贏得的那輛「雷鳥」跑車，午夜的公路上，可以說根本沒有什麼車子，她將跑車駛得極快，不消五分鐘，便已進了市區。

而當她駕着車，來到了芬芳戲院門口的時候，她卽看到一個穿着整齊西服的年輕人，從街角處，轉了出來，直趨她的汽車之前。

那年輕人的容貌和白稱「旋風」的那個很相似，但是年齡却輕得多，看來不到二十歲，他來到了汽車之前，穆秀珍道：「喂，就是你麼？」

那年輕人一怔，道：「木蘭花小姐呢？」

穆秀珍沒好氣，道：「她沒有空，是她派我來的，你是什麼人？昨天晚上曾和我們見面的那個人呢，他在什麼地方？」

那年輕人呆了一呆，道：「那是我大哥。」

「噢。」穆秀珍很有興趣地望着那年輕人。

那年輕人想來從來也未曾被一個美麗的異性這樣直率地逼視過，是以他迅速地臉紅起來，爲

了掩飾他的尷尬，他必需找點話來講，所以他道：「我們一共是五兄弟。」

穆秀珍道：「是了，那天晚上，你一定是那四個蒙面持鎗漢子之一，是不是？剛才向我打電話的是什麼人，是你們的大哥麼？」

那年輕人搖頭道：「不是，那是我二哥。」

穆秀珍打開了車門，道：「上來吧，帶我去見你的四位哥哥！」

那年輕人遲疑了一下，道：「由我來駕車，而且，穆小姐，你要帶上……這個。」他自袋中取出了一個眼罩來。

穆秀珍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她陡地伸過了頭去，她的嘴唇幾乎碰到了那年輕人的臉頰，道：「小兄弟，你聽着，由我來開車，你來指路，這個眼罩，如果你喜歡戴，那你就戴上好了，如果你想我戴，那是休想，聽到了沒有，上車！」

那年輕人更窘了，他還想講些什麼，可是穆秀珍一伸手，便已將他拉上了身子來，道：「好了，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那年輕人顯然知道是鬪不過穆秀珍的了，是以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道：「到麥席生路，四十二號，他們全在那裏。」

「這樣才痛快哩，小兄弟，你年紀還輕，要記得，和人打交道，越是痛快，越能交上朋友，

知道了麼?」她一面發動車子，一面居然老氣橫秋地敎訓起人來。

其實，她口口聲聲叫那年輕人爲「小兄弟」，而她的年紀，也絕不會比那年輕人大多少的、她心中得意，一面駕着車，一面哼着歌，忽然她又問道：「是啊，你們五兄弟，姓什麼?你叫什麼名字?要不然我可沒有法子稱呼你們了。」

「我……我們姓雲，天上雲彩的雲?」

「嗯，這個姓很冷門。」穆秀珍隨口應着。

「我叫……我叫雲五風。」

穆秀珍轉過頭來，向那年輕人望着，由於她不望着前面，她又將車子開得極快，因之車子一側，幾乎向牆上直闖了過去。

幸而雲五風見情不好，連忙一脚踏向煞掣，將車子停住，而穆秀珍却仍然目不轉睛地在望着雲五風，道：「怪啊，你的名字，我好像很熟!」

雲五風的面色很紅，他有點自負地道：「我是亞洲第一屆長途海泳的冠軍，穆小姐，你是游泳的能手，自然……會聽到過我的名字了!」

穆秀珍恍然大悟，道：「對了，你就是被人家稱爲『人魚』的游泳健將雲五風，怪不得你的名字那麼熟，怎麼，除了游泳你們還幹盜賊的勾當?」

「穆小姐，千萬別取笑。」雲五風連忙否認。

「我可沒寃枉你們，」穆秀珍向來是口沒遮攔的，這時更是滔滔不絕地講了下去，「你們不是偷了沙炳興的很多錢麼？」

雲五風沒有出聲。

「而且，」穆秀珍更進一步道，「你們還很善於裝神弄鬼，是不是？唔，告訴我，你們是用什麼法子來扮鬼扮得那麼像的？」

雲五風的神色，顯得又是氣憤，又是尷尬。他漲紅了臉，一句話也講不出來，穆秀珍「哼」地一聲，道：「男子漢大丈夫，像大姑娘一樣！」

雲五風除了苦笑之外，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因爲穆秀珍的詞鋒，如此犀利，他還有什麼還口的可能？他只好轉過頭去，幸而這時候，車子已經駛到了麥席生路了。

車子在四十二號前停了下來，麥席生路四十二號，是一幢十分古老的房子，在門口兩旁，甚至還有着兩條大石柱。

那兩條石柱，本來可能是澄白色的，但這時，由於年代太遠，在附近街燈的照射下，看來却已然變成深灰色了。

穆秀珍才一停車，雲五風便跳了出來，穆秀珍也下了車，兩人一起上了石階，來到了大門之前，雲五風並不去按鈴，只是拿出鑰匙來，打開了門，門內一片漆黑，他先走了進去，穆秀珍才聽得他的聲音道：「請進來，小心些。」

穆秀珍一步跨了進去。

他才跨進了一步，門便關上了，眼前更是一片漆黑，緊接着，便是「拍」地一聲響，雲五風亮着了電燈，穆秀珍一看，不禁呆了！

她只在一架升降機之中！

她記得是跨進了大門只不過一步，這所屋子一進大門就是升降機，大門原來是升降機的門，這種設計，實在是匪夷所思的。

雲五風當然也看出了穆秀珍面上的驚訝，他解釋道：「大門有兩扇，右邊的那扇，一打開就是升降機，左邊的那扇，則是正常的。」

穆秀珍由於突然吃了一驚，沒好氣道：「賊巢之中，總有點古怪的，也算不了什麼，我們現在，是向上還是向下啊！」

雲五風的臉又紅了紅，但是他却並沒有爭辯，只是按了一個按鈕，升降機向下落去，但是幾乎立即停住，門又打了開來。

他們走出了升降機，外面是一個廳堂，廳堂的陳設全是舊式的酸枝木的，顯得古色古香，當然和那具升降機，十分不調和。

他們才跨出升降機，便有一個人，自一扇邊門中走了出來，雲五風忙迎了上去，道：「四哥，穆秀珍小姐已來了！」

那迎出來的人呆了一呆，道：「木蘭花呢？」

穆秀珍不等雲五風回答，便大搖大擺地走了上去，道：「不用等木蘭花了，她沒有空，有什麼話和我說，全是一樣的。」

那人顯然又考慮了一會，才道：「請進來。」

穆秀珍跟着他們兩人，走了進去，一進房門，穆秀珍便吃了一驚，那是一間臥室，另有兩個人坐着，和一個躺在床上。

令得穆秀珍吃驚的，是那個躺在床上的人，正是她曾經見過的人，穆秀珍也知道，他是雲家五兄弟中的大哥雲一風。

這時雲一風的面色，蒼白得極其可怕！

而他的胸口，卻紮着綳帶，在雪白的綳帶上，隱隱有血漬沁出來，他的傷勢一定十分沉重，這是從房間中不尋常的氣氛中可以感覺得出來的。

穆秀珍呆了一呆，道：「這人受傷了，可有醫生來看過他？」

她一出現，躺在床上的雲一風，異動了一動，看他的樣子，像是想坐起身來，但是他却只是異動了一動，用十分低的聲音道：「穆小姐，告訴木蘭花別……到沙炳興的家中去！」

穆秀珍一呆，道：「誰說她去了？」

「我想……昨天她等不到我……她一定會到沙炳興家中去的，告訴她別去……她如果去了……那是極其危險的。」

穆秀珍呆立着，一時間不知怎樣回答他才好。

她自然是沒有法子轉告木蘭花的，因爲木蘭花和高翔兩人，已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可能是早已到沙炳興的家中去了。

當然也可能根本不是的，穆秀珍呆了半響之後，道：「你們打電話叫我來，就是爲了講這句話麼？這樣的一句話不能在電話中說？」

雲一風異揮了揮手，坐在床邊的另一人道：「穆小姐，我們本來是想見木蘭花的，如今她既然不來，那表示她十分看不起我們，而我們的大哥，仍然對你們提出了這樣的忠告，你們別將這忠告當作耳邊風，如今，你可以回去了！」

穆秀珍一聽，不禁勃然大怒道：「放屁，你們這是什麼意思？木蘭花不來，當然有她的道理

，你們將我召了來，想我就這樣走，可沒那麼易！」

雲二風站了起來，冷冷地道：「你想怎樣？」

雲五風失聲叫道：「二哥！」

雲二風叱道：「五弟，你別管，穆小姐，你快些離開這裏，你已得了忠告，這個忠告，是可能救了你們的性命的！」

穆秀珍一掌擊在桌上，道：「不行，我既然來了，你們就得將什麼都講出來給我聽，一點也不准保留，聽到了沒有？」

穆秀珍以為雲家別的兄弟，也像雲五風那樣容易對付，他却是大錯而特錯了，雲二風一聲冷笑，一翻手，手中已多了一柄十分小巧的手槍。

躺在床上的雲一風道：「二弟，別——」

可是，他才講了二個字雲二風已連射了三槍！

那三槍所發出的聲靑並不大，子彈呼呼地自槍口射出，在穆秀珍的頭頂和兩邊頰邊掠過，距離只不過半吋許而已！

穆秀珍的臉漲得通紅，她的心中，實是怒到了極點，雲二風以為這樣就可以將她嚇倒，那實在是大錯而特錯了！三下槍響一過，雲二風冷冷地道：「怎樣，你走不走？」

穆秀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走！」

可是，隨着她那一個「走」字，她的身形突然一矮，一伸手間，已然抄起了一張椅子，向雲二風疾抛了出去，同時，她的身子，也向前躍出！

在她的身子向前躍出之際，她右手一翻，「叭叭叭叭」四下響，彈出了四顆鐵彈子，四面射了開去，令得其餘之人，各發出了一聲驚呼！

穆秀珍的動作，突然之極，當她隨着那張椅子一起向前撲去的時候，各人可以說是一點預防也沒有的，雲二風的身子，被椅子砸中，他猛地向後倒去。可是，雲二風的身手，也十分敏捷，他一跌倒在地，立時着地滾了過來，滾到了穆秀珍的身邊，一伸手，便拉住了穆秀珍的雙脚！

穆秀珍的雙脚被拉，身子站立不穩向後倒去。

也就在這時，有一團東西，向她飛了過來，那團東西，帶着一股强烈的腐臭味，穆秀珍來不及躲錯，恰被那團東西抛中。

她只覺得一陣噁心，腦子立時昏迷了起來。

她幾乎是立即變成半昏迷狀態的了，但是她却還可以聽得到人的講話聲，她聽得在靜寂中，雲一風嘆着氣，道：「我們不必和她們作對的！」

雲二風則抗聲道：「可是，她們定然會阻我們行事的！」

雲一風又嘆了一聲，道：「那大可以慢慢商量，將她的眼睛蒙上，五弟，仍然由你……由你送她回……她的家中去！」

雲五風却道：「大哥，她來的時候並沒有蒙上眼睛！」

穆秀珍又聽得，在雲五風的這句話說出口之後，幾個人都發出了一下驚呼聲，那是她聽到的最後的聲音，接着，她便昏了過去。

×　　×　　×

木蘭花和高翔一起出了屋子上了車，高翔才道：「蘭花，秀珍在生氣，爲什麼不讓她一起去？」木蘭花道：「我是特意如此的，因爲我們的行動萬一不小心，警方的聲譽又必然會受到重大的打擊，而秀珍正是任何情形下行事都不小心的人！」

高翔笑了一下道：「那你已決定去處了？」

「是的，我們到沙宅去。」

「爲什麼？」

「我推測『旋風』和沙炳與之間，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糾葛，明白了這種糾葛的性質，也就可以明白整個事情了，是不？」

「可以這樣說。」

「而我更認爲，在沙宅天花板上的兩個暗室中，一定有着我們所需要知道的秘密，我們現在就去，偷進去看看。」

「蘭花！」高翔叫了一聲，「要到那密室，只有從沙炳興的臥室中走進去的！」

「是啊，所以我們的行動，必需萬分小心，絕不能讓沙炳興知道，要不然，沙炳興不知又可以製造出多少事來誣衊警方了，這也是我不帶秀珍來的原因！」

高翔坐直身子，他知道這必需振作精神才行。

因爲，單說偷進沙宅，已不是一件易事，而要在沙炳興的臥室中偷進去，進入暗道，直達密室，那更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

要應付那麼困難的任務，沒有飽滿的精神是不行的！木蘭花駕駛着車子，半小時候，便在沙宅的附近，停了下來，然後，他們兩人一起向前走去，他們錯開了正門，來到了圍牆邊上。

兩人貼牆而立，他們傾聽着。到他們聽不到有什麼異樣的聲響時，木蘭花才一揚手，抛出了附有鐵鈎的一股繩索。

鐵鈎鈎住了圍牆他們兩人都迅速地爬了上去。

然後，他們幾乎毫無聲息地落在花園中。

當他們兩人剛一落在花園中的時候，遠處有幾下狗吠聲傳了過來，但是不一會，狗吠聲便停

止了，他們也開始向前走去。

由於整件事件，到如今爲止，處處都透着十二分的詭異，所以這時，他們在深夜偷進沙宅來，他們的心中，也十分緊張。

他們藉着花園中樹木的掩護，迅速而小心地向那幢古色古香的大屋接近，終於來到了牆脚下。他們看到有兩個人在巡邏着。

這兩個人當然是沙炳興僱來的，但是這兩個人却沒有發現他們。到了牆脚下，木蘭花再度以極其純熟的手法，抛出了那根繩子。

繩子末端的鐵鈎，鈎在二樓的窗檻上，木蘭花拉了拉，覺得已經鈎實了，才轉過頭來，低聲道：「我先上去，你看到我進了窗子之後，將繩子抖上三下才開始爬上來！」

高翔低聲道：「如果你出了事呢？」

「那你就快退出去，立即再以警方人員的身份公開來找沙炳興！」木蘭花一面講，一面已迅速無比地向上，攀了上去。

她攀到了窗前，一手拉着繩子，支持着整個身子，一手取出玻璃刀來，在窗子的玻璃上削了一個圓圈，又取出了一個橡皮塞，將那被削破的玻璃片，吸了下來。

然後，她從那個洞中伸手進去，弄開了窗栓。

她輕輕將窗子拉開，一翻身，跳了進去。

木蘭花不知道那間是什麼房間，她也不知道那間房間之中，是不是有人，是以她極其輕巧地跳了進去之後，立時蹲了下來。

她蹲着不動，大約有二十秒鐘，直到她確定了房間中絕沒有別的聲音時，她才取出電筒來，緩緩地照了一轉，她看清了，那是一間臥室。

但是這間臥室的床上，却並沒有人，這可能是一間客房，如今沒有人客，當然空置着了。木蘭花鬆了一口氣，回到窗口，將繩子拉了三下。

不到半分鐘，高翔也跳進了房間。

木蘭花連忙收起了繩子，高翔在這時候，早已用百合匙將房門打了開來，他將門拉開了半吋，向外面望去。門一打開，光線便透了進來，外面是走廊，走廊的燈光，十分明亮。由於他們曾來過一次的，所以他們立卽便認出了沙炳輿的臥室，在他們的斜對面。

若是算起距離，約莫是十二碼左右。

但是，他們却並沒有立卽越過這短短的距離！

因爲，在沙炳輿的房門口，坐着兩個彪形大漢。那兩個彪形大漢，全都穿着黑襯衫，在襯衫的袖子上，綉着「BE」兩個英文字母。

高翔和木蘭花兩人，一看就可以知道，這兩個人是本市「黑鷹保護社」中的人。這家保護社中的人員，全都精嫻柔道和空手道，他們接受一切危險的任務，自然也包括守護在內。沙炳興聘請他們來保護，也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

可是這時，對木蘭花和高翔而言，事情却麻煩了！

他們想到天花板之上的密室中去查究，一定要由沙炳興的臥室壁櫥中的暗道進去，首先他們得進入沙炳興的臥室才行！

但沙炳興臥室門口，却有兩個人寸步不離地守着！

他們看了片刻，又輕輕地關上了門。

高翔低聲道：「蘭花，我們用强烈的麻醉劑，使這兩個人昏迷幾小時，那實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讓我先出去對付他們。」

「不，這樣沙炳興就會知道有人上去過了！」

「給他知道又怕什麼？我們早離開了！」

木蘭花停了片刻，才道：「高翔，你不覺得，我們上次進入暗道的時候，沙炳興一看到那木梯上有脚印，他的面色是何等難看？而且，他說這暗道幾乎只有他一個人知道，可知道上面一定極度的秘密，如果他知道有人又上去過，那麼他可能會因此做出很多我們意料不到的事情來的。

」

「那麼，」高翔聳了聳肩，「有什麼法子進去呢？」

木蘭花又想了片刻道：「如果他臥室的門是鎖着的，那麼你估計，打開那門，需要多少時間？」

高翔一呆，道：「那我是無法估計的，因爲我不知道他裝在門上的是什麼鎖，但如果使用鎖孔炸藥的話，那麼兩秒鐘就够了！」

木蘭花不禁笑了起來，道：「一樣要試用炸藥，何不就使用强烈麻醉劑呢？既然沒有把握，那我們只好將他們兩人麻醉過去了！」

高翔點了點頭，又將門推開了半吋，他伸出一柄槍去，瞄準了之後，連扳了兩下，在幾乎沒有聲響的情形下，兩枝針已射了出去。

那兩個大漢，顯然也是十分機靈的人，他們立時抬起頭來。然而，當他們抬起頭來之時，兩支利針，也早已射到了！

高翔射出那兩枝針，都射中在兩人的面頰上。

他們兩人陡地一呆，伸手向面頰上摸去，可是他們的手還未曾碰到針尾，身子便已然搖幌着，要向下倒了下去了。

木蘭花和高翔兩人，也就在此時，推開門，向前疾竄了出去，在那個大漢還未曾發出砰然巨響倒下來之前，將他們的身子扶住。

然後，又將他們輕輕地放了下來。

木蘭花向高翔使了一個眼色，高翔已在開始那臥室的門了，那臥室的門，果然十分精巧，高翔化了足足五分鐘的時間，還不免發出了兩下輕微的「咔咔」聲，才算將鎖打了開來，可是當他握着門球，轉動着去推門時，門却並沒有應手而開！

鎖是肯定已被打開的了，但是却推不開門來，這種情形的解釋，只有一個，那便是，門已在裏面被拴上了，這是一個十分麻煩的事情！

在高翔開鎖的時間內，木蘭花已將那兩個漢子扶了起來，坐在椅上，並且取下了他們面頰的麻醉針，看來那兩個漢子和常人無異。

在這樣的情形，如果有人來，他們要躲過去，倒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們打不開門，那却是十分麻煩的事情！

木蘭花來到了高翔的身後，用極低的聲音道：「裏面有門拴？」

高翔點了點頭。

木蘭花取出了一枝筆形的儀器來，頂端有一個小小的表，表上是有指針的，木蘭花將之放在

門縫，慢慢地自下而上地移動着。

那是一枝金屬探測儀，利用磁性敏感的反應，可以探測出在木門的後面，什麼地方有金屬來，有金屬的地方，當然便是門栓的所在處了。

當那儀器移到了門球之上兩呎處的時候，指針顫動了起來，木蘭花繼續向上移着，一直到了門頂，指針都未曾再動過。

木蘭花指了指那地方，已取出了一柄有着極其鋒銳鑽頭的小形搖鑽來，在那地方鑽了一個孔，然後，她再以一根一端有尖鈎的硬鐵絲，伸進孔去。

她小心地用那根硬鐵絲鈎動裏面的門栓，她當然無法看清門內的情形，但是她却可以憑感覺而知道鐵鈎有沒有鈎中門栓。

約莫過了七八分鐘，木蘭花的面上有了喜容。

又過了半分鐘，只聽得門內傳出了極輕微的「拍」地一聲，木蘭花連忙縮回了那股硬鐵絲來，他們兩人也各自跳開一步，在門的兩旁，貼墻而立。

他們已然鈎開了門栓，但剛才却發出了「拍」地一聲響，如果已驚醒了房中的人的話，他們小心的行動，就可以使得他們更易脫離險境了！

他們等了約莫半分鐘，並沒有聽到房內有什麼動靜，木蘭花首先又來到了門球，旋着門珠，

輕輕地將門，推了開來，閃身而入。

當木蘭花閃進臥室之際，高翔也立時跟了進來，兩人的動作，配合得十分緊密，但是，木蘭花在進了門之後的一剎間，高翔還未曾進來，門也還開着，走廊中的光線射了進來，木蘭花一眼就看到，床上的被褥十分整齊，根本就沒有人！

高翔隨即進來，將門關上。

木蘭花低聲道：「高翔，沙炳與不在！」

高翔陡地一呆連忙亮着了小電筒。

沙炳與不在床上，也沒有坐在房內的沙發上，他根本不在房中！他不在房中，又何以弄了兩個人守在門口呢？這可能是他的空城計！

不管沙炳與用的是什麼計，他不在臥室中，對木蘭花和高翔兩人的行事，總要方便得多的，因此他們不再耽擱，立時打開了壁櫃的門。

高翔走了進去，用小電筒照着字鍵，根據他上次聽來的號碼，迅速地轉動着，高翔的確不愧是第一流的開鎖專家！

不到三分鐘，他已打開了暗門，向木蘭花招了招手，兩人一起走了進去，木蘭花順手「拍」地一聲，開着了電燈。

那道木梯的脚印，十分雜亂。

他們向木梯上走去，高翔走在前面，到了盡頭，頂開了那塊木板，和木蘭花兩人，先後來到了二樓的天花板的上面。

上面十分黑暗，兩人都吸了一口氣。

高翔當然不信有鬼，可是在這樣漆也似黑的黑暗之中，而這個地方，又是一個十分詭異的地方，高翔的心中，不但緊張，而且還相當害怕。

他的手心中，已隱隱地在出汗了！

他們兩人，在黑暗中站立了約莫一分鐘，木蘭花才先着亮了電筒，電筒的光芒十分微弱，但是却也可以看清眼前的情形了。

木蘭花向前看去，只是眼前的一切，和上次來的時候，並沒有兩樣，這裏實在是一個通道，左右各有一扇門，在那兩扇門內，才有着他們要得知的秘密！

木蘭花向左指了指，表示先去看左首的房間。

高翔在木蘭花手中電筒光芒的照耀下，來到了那扇門前，他先試着握着門柄推了一推，却不料門根本沒有鎖着，竟應手而開！

高翔陡地一呆，忙又將門關上。

木蘭花一步跨向前來，道：「怎樣？」

「門沒有下鎖。」

「裏面也沒有燈光，我們推開門，一起進去，你向左閃，我向右閃，你等看到我亮了電筒之後，才可以有所行動。」木蘭花吩咐着。

她熄了手中的小電筒，四周圍重又一片漆黑，高翔一伸手，將門推開，兩人立時閃了開來，他們只覺得立脚之處十分軟，分明是鋪着極厚的地氈，除此之外，由於眼前一片漆黑，他們什麼也看不出來。木蘭花已經取出了紅外線眼鏡戴上。

在紅外線的作用之下，木蘭花的眼前，呈現一片暗紅色，她立時看清了眼前的情形，那由於它是在屋頂之下的，因此它的一邊，是斜向下的，地上的確鋪着地氈，地氈的花紋，看來還十分之複雜，而令得木蘭花驚訝的是，那一大房間，竟是空的！

木蘭花立時着亮了小電筒，電筒的光頭，照在墻上的電燈開關上。高翔立時明白了她的意思，他先關上了門，然後亮着了電燈。

由於在黑暗中久了，電燈才亮的時候，高翔感到了一陣目眩，他用手遮住了額頭，向前看去，當他看到了眼前不但一個人也沒有，而且連一件傢俬陳設也沒有之際，他也不禁呆了一呆，道：「蘭花，什麼也沒有，這是怎麼一回事？」

木蘭花取下了紅外線眼鏡，呆呆望着地。

顯然，她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她慢慢地向前走着，由於落脚之處十分柔軟，所以她便低頭看去，她一眼便看出，那一張地毯，是世界著名的蒙古地氈。

那張地氈十分之大，木蘭花從來也未曾見過那麼大的一張地氈的，它幾乎將那間大房間全鋪滿了，它至少有五百方呎那樣大。

地氈可以看出，已非常之舊了，但是圖案，顏色，却仍然十分鮮明，在地氈的中心，織着一大羣奔馬，栩栩如生，在那一大羣奔馬之旁的，則是一圈又一圈如意紋，十字紋，龍紋，鳳紋，圍字紋的圖案，這是一張極其精美的地氈。

這張地氈，可能還是古董，它的價值，自然是非同小可的。那麼名貴的一張地氈，却鋪在這裏，這事情實是十分怪異的。

木蘭花和高翔兩人，在地氈上踱着步，他們兩人顯然正在想着同一個問題，這張地氈，是什麼意思呢?有什麼作用呢?

幾分鐘之後，他們一起抬起頭來。

顯然，他們都未曾想出什麼結果來。

木蘭花向高翔做了一個手勢，高翔關了燈，木蘭花再戴上了紅外線眼鏡，他們離開了這間房間，又向右首的門走過去。

高翔握住了門球，輕輕地旋轉着，門也是未曾鎖的。

木蘭花低聲道：「和剛才一樣！」

高翔會意，用內推開了門。

可是，這一次，却和上次大不相同了！

上次，他一推開門之後，便立時躍了進去，木蘭花也跟在他的身後躍進來的。然而這一次，門一推開，高翔根本未及向前跳出，便整個都呆住了。

不但高翔呆住了，連木蘭花也呆住了！

門一推開之後，眼前竟是一片光亮，而絕不是他們想像中的黑暗，接着，他們便聽得裏面傳來了淒厲而難聽之極的笑聲！

在那一剎，儘管木蘭花和高翔兩人，都是機警之極的人，但由於事情的發生，實在太以突然了，是以連他們也僵立着不動。

而突然之間，笑聲停止了。

他們聽到了沙炳興的聲音，沙炳興的聲音，也十分凌厲，但更多的是驚訝，只聽得他怪聲叫

道：「是你們，是你們！」

高翔和木蘭花兩人，直到了此際，才有機會定睛向前看去，他們看到，那間房間中的陳設，十分簡單，只是一張酸枝的方桌，和四張高背的椅子。

在正對着門的一張椅子上，坐着沙炳興。

而沙炳興的手中，却握着一枝槍。

那絕不是一柄普通的手槍，而是有着一個相當大的輪膛，可以放射六枚小火箭，殺傷力極强的火箭槍！高翔和木蘭花一看到這等情形，更是進退兩難！

而事實上，他們也實在可以說狼狽到了極點！

他們兩人處於不利的環境，這當然不是第一次了，然而處在那樣尷尬的處境中，這却是在這次之前，從來未曾發生過的事情！

沙炳興面色鐵青，盯着他們。

過了好半響，才聽得他又道：「是你們！」

他一面說，一面已將手中的火箭槍放了下來，同時，用手托住了額角，可以看出他的樣子，十分之疲倦，幾乎已不能再支持了！

木蘭花和高翔互望了一眼，高翔連忙走向前去，輕易地將桌上的火箭槍取了過來，道：「沙

先生，這是十分危險的武器，你不應該碰它的！」

沙炳輿並沒有回答。

木蘭花也走了進來，她看到，在那幅牆上，掛着四張炭畫像，畫像是傳統的中國人像畫法，畫中的人都在四十上下年紀。

那四個人中，有一個一望而知是沙炳輿。

另外三個人，都是陌生的，但是其中的一個，却令得木蘭花的心中一動，她覺得這個人非常臉熟，那種堅定的臉部輪廓，實是使得她覺得臉熟。

但是她並沒有機會去進一步思索，已聽得沙炳輿突然咆哮起來，道：「出去！出去！你們替我滾出去，快滾出去！」

高翔有點不知所措，一連後退了好幾步。

木蘭花疾轉過身來，她的聲音十分溫和，道：「沙先生，你鎭定些，你在這裏等人，是不是？我們先來了一步，你要等的人，可能隨後會來的。」

沙炳輿喘着氣，不再高叫了。

木蘭花又道：「或者，我們在這裏，和你一起，等你要等的人來了，我們可以給你一點幫助，你認爲我的話有理麼？」

沙炳興又呆了許久，才僵硬地點了點頭。

木蘭花鬆了一口氣，向高翔使了一個眼色。

他們兩個人，一左一右，在沙炳興的兩邊，坐了下來，木蘭花道：「沙先生，事已至此，你也應該將一切向我們說明白了！」

沙炳興却已恢復了鎭定，只聽得他冷冷地道：「你說什麼，我實在不明白，什麼叫做『事情已到了這等地步』？我不明白。」

「唉，沙先生，你一定要我講明白麼？以你在社會上的地位，以你所擁有的財產而論，今晚，你竟想做一個殺人犯，事情還不嚴重麼？」

沙炳興的臉色，在木蘭花鋒銳之極的詞鋒之下，又變成了死灰色，他的身子在微微發抖，但是他却回答道：「笑話！」

「沙先生！」木蘭花更進一步地逼問，「我們兩個人在這裏出現，對你來說是一個意外，但你在這裏，的確是在等人的，而如果來的不是我們，而是你等的人，我想你一定已經毫不猶豫地開了槍，而且，你也已成了一個殺人犯了，是不是？」

在木蘭花的連速緊逼之下，沙炳興神色變幻不定，可是他却發出了連聲的冷笑，轉過頭去，道：「高先生，你們有入屋搜查令麼？」

高翔呆了一呆，神色尷尬。

沙炳興又冷笑了起來，道：「那麼兩位私入民居……」

木蘭花一揮手，道：「少廢話，如果你可以肯定不要我們幫助的話。那麼你大可以公事公辦，你可以控告我們有罪！」

高翔立時接了上去，道：「如果你還想我們幫助的話，那麼，當然你不必追究有沒有搜查令了，沙先生，是不是？」

沙炳興抬起頭來，望着上面，上面全是一根一根的椽子，實在沒有什麼好看的，他自然只是在思索。過了難堪的幾分鐘之後，沙炳興才道：「我當然要你們的幫助，因爲我的生命，財產，全都受到了極大的威脅，我當然需要幫助的。」

「很好，我們可以幫助你，但我們首先得了解事實的眞相——例如，你所說的威脅，是來自那一方面，什麼人」木蘭花試探着問。

「我不知道，你們也別問我！」

沙炳興的態度如此橫蠻，高翔已經十分憤怒了，但是木蘭花却還是十分心平氣和地道：「我想，是旋風，是不是他？」

當木蘭花一講到「是旋風」這句話時，她的心中，陡地一亮，她想起來了，牆上那四幅中的

一幅，她感到面善的，正是像那稱旋風的年輕人！

在畫上的那個人，已有四十開外年紀，當然不是那個年輕人了，但是容貌既然如此相似，那自然是他的上代了，說不定就是他的父親！

事情已經有點眉目了！

那個自稱「旋風」的年輕人，曾如此嚴厲地攻擊沙炳興，那自然是沙炳興曾對他的上代，做過許多不道德的事情。

木蘭花的心中十分興奮，因爲她已找到了使頑强的沙炳興投降的武器了，她雙手按在桌上，道：「前天晚上，我已經見過旋風了！」

沙炳興陡地一怔，但是出乎木蘭花的意料之外，他却突然大笑了起來，木蘭花感到有點狼狽，因爲她預料自己的話，只會使對方大吃一驚的。

她爲了挽救自己的狼狽，連忙又指着牆上那四幅畫像中的一幅，道：「那是這個人的後代，我一看可以看出來了。」

這句話生效了！沙炳興的笑聲突然停止。他凝視着木蘭花，木蘭花也望着他。兩人對視着，好一會，沙炳興才緩緩地道：「如果你已經見過他，那麼，你還來問我幹什麼？你又何必到我這裏來？」

木蘭花這時，心中十分爲難。她的確是見過那年輕人的，可是，她和那年輕人的會見，却是一場無結果的會見，因爲她並未曾對那年輕人增加絲毫了解！

所以這時候，她對沙炳興的反問，難以回答。

因爲她實在是不知道這事情的內因！

但是木蘭花是十分機智的人，她立時道：「我當然見過他，如果沒有，我怎麼逕指他是這人的後代，而不指另外兩個？」

沙炳興又不說話了。木蘭花再度佔了上風，她又道：「他當然也對我說了不少你和他之間的事，可是我却不相信你眞的是如此卑鄙無恥！」這一句話，簡直就像是利矛一樣，投中了沙炳興！

沙炳興的身子，陡地站了起來。

由於他站起得太急了，他身後的椅子倒了下來，「咚」地一聲，倒在樓板上。他連忙俯身想去扶起椅子來，想以此來掩飾驚慌。

可是，他的手在不斷地發抖，終於要靠高翔的幫助，才扶正了椅子，重新坐了下來，然後才道：「他什麼……都……說了？」

「幾乎是那樣！」

「他什麼都說了?」沙炳興又怪叫了一句。

木蘭花點了點頭，雖然她其實什麼也不知道，但是她却必需裝出她已知道了一切的樣子來，是以她再度點着頭，道：「是！」

「放屁！」沙炳興的聲音，實是尖利得可怕，「完全是放屁！他講的沒有一句是眞話，一句也沒有，他全是在造謠！」

沙炳興講着，陡地跳了起來，衝到了牆前，將那張畫像摘了下來，重重地砸在地上，「嘩」地一聲，玻璃被砸碎了。

而沙炳興還在用力地踏着，將畫框踏了個稀爛，然後，你才將那張畫像拾了起來，「嗤」地一聲響，將之撕成了兩半。他還要再撕的時候，木蘭花突然看到在畫像的下端有着一行字，她連忙一步跨出，一伸手，便將畫像的下半部搶了過來。

高翔也在這時，離開了座位，扶住了沙炳興。

木蘭花一將半幅畫像搶在手中，連忙去看那一行字，只見那一行字是：浙江湖洲雲旋風畫像九個字。在一幅畫像之下，有那樣的九個字，實在是極普通的一件事。

但是木蘭花却立即呆住了！

不但木蘭花呆住了，當木蘭花立即將那半張畫像，揚了起來，給高高翔也看清了那九個字之

後，高翔也陡地呆了一呆，向旁退出了一步。

沙炳興不再呼叫跳動了，他像是石頭人也似地站着。

木蘭花和高翔兩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齊聲道：「沙先生，原來不是姓沙！」

這句話實在是非常之可笑的，在本市，誰不知道統屬着數不清企業的沙氏機構？誰又不知道沙氏機構的總裁沙炳興？

如果說沙氏機構的總裁，居然不是姓沙的話，這不是太可笑了麼？眞難想像像木蘭花和高翔那樣機智的人，竟會問出那麼可笑的問題來的。

沙炳興呆了一呆，怪笑了起來，道：「笑話，我當然姓沙，我不姓沙，又姓什麼？我是沙氏機構的總裁，誰不知道這一點？」

高翔不等他講完，陡地向前，跳了過去，高翔是跳向牆上所掛的沙炳興的畫像的。可是沙炳興也在此時，身形一轉，也轉到那幅像前，他用背部遮住了那畫像，雙目圓睜，道：「別碰它！」

「沙先生，如果你眞是姓沙，名炳興，那麼在這張畫像之下，一定會有着題名的，是不是？」高翔一步一步地逼過去。

當高翔來到了沙炳興身前的時候，他陡地捉住了沙炳興的手，用力一拉，將沙炳興的身子，

拉得向外衝出了好幾步！

可是，出乎高翔意料之外的是，正當他要放手的時候，沙炳興的身子突然一縮，背部撞向高翔，同時他的身子一彎，雙臂用力一摔，竟將高翔從他的頭上，直摔了出去！

高翔身不由主地向前疾跌而出，重重地跌在七六呎之外！而沙炳興則已衝向前去，將牆上他自己的畫像，摘了下來。

高翔跌在七八呎開外，立時，骨碌爬了起來。

可是他想阻止沙炳興去摘他自己的畫像，却已不能了，他只得焦急地叫道：「蘭花，快想辦法，他一定想毀去這張畫！」

木蘭花却冷冷地道：「我想不會的，因爲孟廷楝先生，出名的足智多謀，他又何必那麼笨，高翔，你說我的話對麼？」

高翔陡地一呆，一時之間，他還不明白什麼意思！

可是接着，「嘩啦」一聲，已將畫像摘在手中的沙炳興，雙手突然一鬆，他手中的畫像，落了下來，畫框上的玻璃，也跌得粉碎了。

畫框當然也跌壞了，在那畫像之下，的確，有着一行字，那是「山東德州孟廷楝畫像」幾個字！

高翔驚訝地叫道：「蘭花，你——」

他是在驚訝何以木蘭花在未曾看到了那一行字之前，便已知道了沙炳興的眞姓名——因爲照日前的情形來看，孟廷棟一定是沙炳興的眞姓名了。

但是，高翔的話還未曾講完，便聽得沙炳興發出了一聲尖叫，道：「你，眞的什麼都知道了，你……眞的都知道了？」

在他這樣高叫的時候，他面上的神情，實在是可怖之極，只見他雙手在半空之中，亂揮亂抓，像是他正在抗拒着什麼巨大的妖魔一樣！

在他不斷的怪叫中，高翔和木蘭花都不禁呆了一呆。

一切都是突如其來的，事情的變故發生得如此之快，令得木蘭花和高翔兩人，也無法應付，陡然之間，只見沙炳興揚起的雙手，向下一沉。

高翔和木蘭花兩人，都看在那一剎間，自沙炳興的手中，抛出了兩團黑色的圓形物事，抛向地上，在他們兩人連想也未及想一想那是什麼之際，「砰砰」兩聲響，那兩團物事，已經爆了開來，大蓬濃烟，立時迅速四下散了開來。

濃烟四散的速度極快，高翔立時聞到那股特殊的氣味，他急叫道：「蘭花，小心，黑烟有毒！」事實上這時，他已看不到木蘭花在什麼地方了。

因爲黑烟迅速地展佈了開來，令得房間之中已充滿了黑烟，他已經不能看到眼前的物事了，他只不過叫了幾聲，便劇烈地嗆咳了起來。

也就在這時，他看到一條人影，向他疾撞了過來。

高翔認得出，那是沙炳興！

而其時他雖然已感到天旋地轉，順是他的神智還是十分清楚，他知道，必需攔住沙炳興，一定不能讓他衝出這間屋子。

是以，他猛地迎了上去，雙手疾揚了起來，向前衝來的沙炳興頭部，猛地擊了下去。那時，高翔的神智，也已開始有點迷糊了！

他朦朧地感到，自己的那有力的一擊，像是已擊中了對方，可是他又感到，對方並沒有被擊倒，反倒是仍然用力地向前撞來。

而且，那一撞的力量極大！

那一撞，將高翔撞得連連向後退去，高翔甚至無法分辨自己又撞中了一些什麼東西，總之，他是跌倒在地上，而當他努力想要站起身來之際，那種辛辣的黑色氣體，不但使他全身昏軟，而且使得他的神智昏迷，他像是在旋轉，不斷地旋轉。

在劇烈的旋轉中，高翔終於失去了知覺。

× × ×

穆秀珍終於醒了過來。

她一有了知覺，便立即怪叫了一聲，不管三七二十一，猛地向前，擊出了一拳，隨着那一拳，只聽得「砰」地一聲音，她連忙睜開眼來。

當她睜開眼，定睛一看之後，她禁不住「啊呀」一聲，叫了出來，原來她是坐在自己的床上，而剛才那一拳的結果却十分之慘！

因爲她一拳正擊在放在床頭的那隻瓷磚之上，當然，那隻美麗的瓷磚已經跌了下地，打碎了！穆秀珍雙手抱着頭，站了起來。

一時之間，她當眞認爲自己是在做夢，如今夢醒了，自己還在床上，什麼也沒有損失，可是，那一切，難道眞是夢麼？

雲家的五兄弟，他們怕羞的小弟弟，受了傷的大哥，强悍的老二，自己曾和他們見面，曾和他們動手，難道那全是夢麼？

當然不是！

穆秀珍直跳了起來，奔下樓去。

她才一下樓，便知道那不是夢了。

因爲在客廳中，正有一個人坐着。

那個人的神態，優閒得這時他就像是坐在自己的家中一樣，他手中握着一隻酒杯，半注着酒，杯中的冰塊相碰，發出輕輕的叮叮聲息。

唱機已在播送出輕音樂的聲音，他坐在沙發上，隨着輕音樂的旋律，輕輕地搖着腿，看到穆秀珍出現在樓梯口，便向穆秀珍揚了揚手。

穆秀珍起先，還以爲那是高翔，因爲只有高翔，才可以在她們的家中這樣自由自在，但是，她立即從那年輕人漆黑的西裝上，認出了他是雲家五兄弟之一。

穆秀珍暗中咬牙，她面上却也裝出滿不在乎的神氣，向下走來，當她快要走到樓下的時候，那年輕人站起身來。

他看來十分溫文有禮，向穆秀珍微微一鞠躬，道：「穆小姐，我是老四，五弟說你太美麗了，他自小就不敢和美麗的女孩子在一起，所以他不敢送你回來，是我送你回來的。」

雲四風一面說，一面不停地注視着穆秀珍。

穆秀珍想起自己剛才是昏了過去的，而醒來之後，已回到了家中，而且還躺在自己的床上，那麼一定是他抱自己上去的了。穆秀珍想到這裏，不禁臉紅了起來，她的心中也更憤怒了。

穆秀珍不但是一個相當魯莽的人，而且她還是好勝心十分强的人，這時，她所想到的只是，

自己是失敗在他們五兄弟手中的，他們居然還派出一個人將自己送了回來，那自然是極看不起自己了，穆秀珍想到的只要報仇，要對方也吃點苦頭！

她並沒有進一步的去想一想，如果對方眞對方眞對她有惡意的話，在她昏了過去之後，怎會將她好端端地送了回來，讓她躺在床上？

穆秀珍心中已打定了主意，她一面紅着臉，一面還在笑着，道：「噢，原來是這樣麼？雲先生，既然來了，請坐啊！」

穆秀珍是一個十分爽直的人，她心中對人恨，雖然面上竭力裝出微笑的樣子來，也是不成功的，雲四風早已看出來了。

是以雲四風連忙後退了一步，雙手亂搖，道：穆小姐，我只是送你回來，我們不想再和你們動手，我們是絕無惡意的——」

可是，雲四風話還未曾講完，事情已發生了！

那時，穆秀珍已走下了樓梯，可是她的手，却還扶在樓梯欄杆上，而欄杆的盡頭，是一根十分藝術的銅柱，銅柱上，則是一具愛神丘必特的像。

就在雲四風講到「沒有惡意的」之際，穆秀珍的手，突然在那丘必必特像的背後，按了一下，丘必特像的手中，是持着一張張開的弓的，由於弓上，箭上，全漆着金漆，看來只是銅像的一

部份，絕看不出那是一張眞正的小弓，而那支小箭，在强有的弓弦彈射之下，也是可以射出很遠的！

穆秀珍的手在丘必特像背後的擊上一按之後，只聽得「錚」地一聲響，那支只有三吋來長的小箭，立時向前，電射而出！

雲四風恰好站在樓梯口之前，是不過三碼遠近外，一聽得錚地一聲響和有一枚小箭，突然射了過來，他不禁爲之陡地一呆！

一則是他絕料不到他送穆秀珍同來，穆秀珍竟會對付他的。二則，是因爲那支小箭發射的裝置，實在太巧妙了，是絕料不到的！

小箭的去勢極快疾，就在雲四風一呆之際，小箭已射中了的肩頭，雲四風低頭向自己的肩頭上看了一看，又抬起頭來望着穆秀珍。

他甚至還在笑着，道：「這設計再妙也沒有了，是……」

他一聲「是不是」還未曾問出口，他的身子，便「騰騰騰」地向後，連退出了三步，恰好坐倒在一張單人沙發之上。

而當他坐在沙發上之後，他還是勉力地抬起頭來。

看樣子，他還想講上幾句話的。

但是他剛一張開口，小箭中的强烈麻醉劑，早已發作了，他頭一垂，面上現出了一個看來十分古怪的笑容，便昏了過去。

這一切，其實是不到半分鐘之內所發生的事！

穆秀珍一見雲四風昏了過去了「哈哈」一笑，向前奔出了幾步，這時，她反倒細心了起來，她先奔到了門口，向外望了一望。

她看她那輛新贏得的跑車，就停在門口，雲四風顯然就是用那輛車子送她回來的，而外面靜悄悄地，也分明沒有人！

穆秀珍這時，自然是反敗爲勝了，她心中的得意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她的心中也不免有點遺憾，她遺憾的是，竟沒有人看到她制服敵人時的情形。

她來到了雲四風的身前，將那枚小箭，拔了出來。

小箭射入雲四風的肩頭極淺，雲四風可以說沒有受到什麼傷，但是他這時却身子發軟，任由穆秀珍抓住他的胸口，將他提了起來。

穆秀珍開始在雲四風的口袋之中搜尋了起來，她搜到了兩柄十分小巧的手槍，和一隻烟盒，那隻烟盒內中當然有着許多古怪。穆秀珍準備放着，等高翔回來之後，再交給他去研究，因爲高翔是小巧的間諜用的武器的專家，他可以將那烟盒完扳拆開來的。

穆秀珍又在雲四風的上衣口袋中，搜出一隻銀包。

那是一隻黑鱷魚皮的銀包，十分華貴，銀包中有不少美金，穆秀珍翻了一翻，心想將之順手放在咖啡几上之際，忽然又有了新發現。

她發現那隻銀包，也是經過改裝的，在她手指無意間按上去之際，有片鱷魚鱗，竟向旁移了一移，而現出了小指大小的一幅軟片來。

那軟片當然是極其重要的東西，要不然也不會放在那樣秘密的地方了。穆秀珍用兩隻手指夾住了那軟片，向燈光照了一照。

她依稀看到軟片中有字，有許多圖案，但是她却無法看得清楚，因爲那是微縮軟片，必需經過放大，才可以看得淸得清楚的。

穆秀珍將那軟片放進她自己的口袋中，然後，她找了一股電線，將雲四風的身子扶直，將他結結實實地綁在沙發之上。

穿完了這一切之後，穆秀珍的心中更得意了，因爲這時候，她完全佔了上風，任何人在自己佔上風的時候，總是希望有多一點觀衆的，穆秀珍自然也不能例外，也外以說是天從人願，正在她心中嘀咕着，爲什麼木蘭花和高翔兩人還不回來的時候，門鈴響了！

門鈴才一響穆秀珍便叫道：「來了！」

她一面應着，一面三步迸作兩步，向門上跳去，然而當她來到了鐵門口的時候，她不禁呆了一呆，並不是木蘭花和高翔回來了。

站在門口的是沙炳興！

沙炳興的神態十分不正常，他頭髮散亂，面色青白，而且不斷地在喘着氣，而在他的雙眼之中，也顯得十分之憤怒。

他那種異常的神態，穆秀珍也注意到了。

是以，穆秀珍在門前，呆了一呆。

「開門！」沙炳興的聲音，十分嘶啞，「快開門！」

「沙先生，又有什麼事發生了？」

穆珍秀雖然看出了沙炳興的神態有異，但是她却想不不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她一面開門，一面又道：「我蘭花姐不在家。」

「我知道！」沙炳興一側身走了進來，到了穆秀珍身後。

「你知道？」穆秀珍又感到十分奇怪。

這時候，沙炳興在穆秀珍的身後，已經掣了一柄手槍在手中了，可是穆秀珍却還未曾覺察，她得意地一笑，道：「沙先生，蘭花姐雖然不在，但是，我却也捉住一個旋風神偷了！」

穆秀珍這一句話，令得沙炳興陡地一怔。

他連忙收起了手槍，盡力使聲音變得平和，問道：「你說什麼？旋風神偷，你捉到了他們中的一個，真的，在那裏？」

穆秀珍聽出沙炳興的聲音中，像是十分驚訝，她更得意了，道：「你可是不相信麼？他就在客廳中，是雲家五兄弟中的老四。」

「雲家五兄弟！」沙炳興的聲音又十分異樣。

「是的，他們一共是兄弟五個人，姓雲，我忘記告訴你了。」穆秀珍解釋着，「他們五個人我全見過，也知道他們的老巢在哪兒。」

沙炳興的眼珠，骨碌碌地在轉動着，試探着問道：「他們……他們沒有對你講什麼？沒有對你講起有關我的事情麼？」

想起和雲家五兄弟會面的情形，穆秀珍又不禁心中有氣，道：「沒有，他們沒有說起你，他有只是要見蘭花姐，豈有此理！」

沙炳興又是一呆道：「他們沒見過木蘭花？」

「是啊，蘭花姐一早就出去了，是了，」穆秀珍陡地想了起來，她轉過身，望着沙炳興，「他們曾經說起過你的！」

沙炳興的右手，縮在衣袖之中，在衣袖中，他又握住了槍柄，沉聲道：「是麼？他們說起我什麼？你講給我聽聽。」

穆秀珍全然不知道有這樣危機，她一面向屋內走去，一面道：「也沒有什麼，只不過他們說，叫蘭花姐別上你家去。」

沙炳興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他又試探着問道：「你說你見到了他們五兄弟？他們五個人？」

「是啊，只不過他們的大哥，受了傷。」

沙炳興悶哼了一聲，沒有再說什麼，兩人一前一後，已然走進了客廳，他們才一走進去，就看到雲四風正在慢慢地抬起頭來。

那時，雲四風的面色，十分茫然，他像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一樣，可是當他將頭全抬了起來之後，他卻陡地震了一震。

他首先失聲叫道：「穆小姐，你——」

他叫叫了四個字，便看到了沙炳興。

只見他陡地一咬牙，罵道：「孟廷棟，你這個老賊——」

沙炳興在雲四風一開口之際，便陡地向前踏出了一步，那一剎間的變化，實在是來得太突然了，穆秀珍只看到雲四風的雙足，在地上猛地一蹬！

他的身子是被穆秀珍緊緊地綁在沙發上的，這一蹬，他身子當然不可能獲得解脫，但是他却連人帶沙發，一起向下倒去。

幾乎是同時，「砰」地一聲槍響，發自沙炳興的手上。

穆秀珍大吃一驚，一躍向前，手起掌落，向沙炳興的右腕之上，直擊了下去，却不料沙炳興的身手，竟出乎意料之外的靈活！

他的身子陡地一閃，錯開了穆秀珍的那一掌，而就在的身子一閃之間，他又向着倒在地上的沙發，接連射了兩槍。

穆秀珍在百忙之了，向雲四風看去，由於沙發倒了下來，將被綁在沙發上的雲四風的身子遮住，所以她看不到雲四風。

但是穆秀珍却已看到，有綹股鮮血，在沙發下面汩汩地流了出來，那分明是雲四風已然中了槍了！穆秀珍雖然對雲四風沒有什麼好感，但是對於沙炳興這種類似瘋狂的行動，她却也是絕不贊成的，她急忙向前衝去，想看看雲四風的傷勢，究竟怎樣。

可是，她才跨出半步，便聽得沙炳興大喝了一聲，道：「站住！如果你不聽我的命令，我立時就開槍向你射擊！」

穆秀珍陡然轉過身來。

沙炳興的手中握着槍，槍口正對準着她！

從沙炳興握槍的姿勢來看，他分明是一個用槍的老手，而從他面上的神情來看，他剛才那兩句話，也絕不是說說玩的。

穆秀珍驚訝得瞪大了眼睛，道：「你瘋了！」

「少廢話，走！」走出去沙炳興揚着手中的槍。

「那怎麼可以？」穆秀珍怒道：「你向雲四風射了三槍，他可能只是受了傷，我們如果不理他，他因為流血過多，也會死的。」

「讓他死去好了！」沙炳興的聲音，冷得像冰一樣。

穆秀珍從來也未曾遇見過一個如此冷血的人過，她的怒意陡地上升，大聲道：「放屁，這是什麼話？你一個人走好了！」

穆秀珍不顧一切地轉過身去。

也就在她剛一轉過身去之際，她看到了令她目瞪口呆的情形，雲四風突然跳了起來，並且叫道：「穆小姐，小心！」

穆秀珍陡地一呆，雲四風的身子向前疾衝了過來，撞向她，也就在這時，在她的身後槍聲響了。那一槍，本來是一定可以射中她的！

幸而由於雲四風的一撞，她的身子和雲四風，一齊跌在地上，子彈呼嘯着自她的身上飛過，雲四風一個翻展，滾了開去，順手抄起了一張椅子，向前拋了出去！

但是他那一張椅子，也沒有拋中沙炳興。

因爲沙炳興在一槍未曾射中穆秀珍，和看到了雲四風突然跳了起來之後，已經極快的身法，向門外奔了出去，當雲四風跳了起來，奔到門口之際，沙炳興已然到了鐵門口了，他在鐵門口，又連射了三槍，將雲四風的追勢阻了一阻。

接着，便是一陣汽車馬達響，一輛汽車飛馳而走了。

穆秀珍這時，也躍了起來，趕到了門口。

她看到雲四風轉過身來，滿身是血，可是看他的精神却十分好，不像是受了傷，想起剛才若不是他的一撞，自已一定中了槍，穆秀珍的心中，不禁十分不好意思，道：「雲先生，你……不是中了槍麼?你又怎能够跳起來的?」

雲四風笑了笑，道：「穆小姐，你搜身的功夫，可不怎麼到家，你看，這些小玩意你就沒有注意到！」他伸手在一粒鈕扣上一按。

只聽得「拍」地一聲響，鈕扣破了，流出了像血一樣的紅色液汁來，雲四風得意地道：「他發的三槍，根本沒有射中我！」

「可是……可是你是給我……」

「那個麼，你看這個！」雲四風抽出了他褲上的皮帶扣上按了一按，他那隻皮帶扣彈了開來，變成了一柄極鋒利的刀！

「你身上的古怪玩意眞多！」穆秀珍衷心地表示佩服。

「穆小姐，可是還避不過你那一箭啊！」

雲四風的回答，令得穆秀珍的臉上，陡地紅了起來，雲四風的話，是語帶雙關的，剛才，令得雲四風昏過去的那支箭，是愛神丘必特的像射出來的，根據希臘神話，愛神的箭射中了誰，就是對誰表示愛意，穆秀珍聽到了如何不臉紅？

她本來是口齒十分伶俐的人，可是這時候，在這樣尷尬的情形下她却也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只是紅着臉，不好意思地偏過頭去。

雲四風又低聲道：「穆小姐，現在你可還在怪我麼？」

「不，不，當然不！」穆秀珍連忙否認，「是我太魯莽了些，你可別怪我，我……剛才是在氣頭上，你要原諒我。」

穆秀珍絕不是一個隨隨便便肯向人認錯的人，但如今她的確感到了內疚，是以她認錯，却也認得十分誠懇，一連說了好幾次。

雲四風非常坦然地道：「別說這些了，穆小姐，我們之間，本來可能有點誤會，但是在經過了穆小姐的諒解之後，我想誤會總可以消除了。」

穆秀珍道：「是的，眞……想不到沙炳與會發瘋了！」

「他不是發瘋，他本來就是這樣一個人！」

穆秀珍用奇怪的眼光望着雲四風。

雲四風嘆了一口氣，道：「說來可話長了，他其實根本不是叫沙炳與，他的本名叫孟廷棟，穆小姐，你可曾聽到過這個名字麼？」

「孟廷棟，孟廷棟……」穆秀珍唸了幾遍，她覺得這個名字十分熟，可是她却只是覺得熟，而想不起那是什麼人來。

她的記憶力，究竟是比不上木蘭花。

木蘭花在一看到了「雲旋風」這個名字之後，就立時叫出了沙炳與的本名「孟廷棟」來，使得沙炳與大驚失色，但穆秀珍却就是想不起來。

雲四風又道：「他是一個著名的扒手，當他最活躍的時候，他的外號叫着『鬼手』孟廷棟——」

雲四風才講到這裏，穆秀珍已「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道：「我知道了，他是鬼手孟廷棟

，是當年最著名的四大扒手之一——」

穆秀珍突然住了口，她望着雲四風，遲疑了一下，道：「四大扒手之中，有一個好像是姓雲的，叫作雲旋風，是不是？」

雲四風點了點頭，道：「那是先父。」

穆秀珍興奮了起來，道：「這樣說來，你們早早就認識沙炳興的了，是不是？沙炳興，不，孟廷棟一定有許多對不起你們的事情？」

雲四風的臉色變得沉鬱了，他慢慢地踱了幾步，道：「如果不是我大哥昨天遭到了意外，我們早已將一切經過來講給蘭花小姐聽了。」

「講給我聽也是一樣的啊！」穆秀珍忙道。

「可是大哥却太忠厚了，他在來見木蘭花之前，却還準備再去見老賊一次，只要老賊肯照我們的意思去做，就仍然替他保守秘——」雲四風仍然自顧自地說着，「我們都勸他不要去，果然，他幾乎沒有命回來，他中了老賊的暗算！」

「害得我們等了你們一整天——」穆秀珍講到這裏，猛地一伸手在雲四風的肩頭上拍了一下，道：「我知道蘭花姐和高翔是到什麼地方去的了！」

雲四風忙問道：「什麼地方？」

「一定是沙炳與的家中！」

「你怎麼知道？」雲四風的神色，十分緊張。

「一定的，本來，我們以為你們一來，事情的眞相就可以大白了，可是你們却失了約，蘭花姐當然要去尋找新的線索，那自然是到沙炳與的家中去了！」

「糟糕！」雲四風失聲叫了起來。

「為什麼？」

「唉，你不知道，這老賊十分奸滑，而木蘭花和高翔，又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一定會上他的當，吃他虧的。」

「你怎麼知道？」

「唉，穆小姐，你想想，木蘭花去了很久了，是不是？她沒有回來，可是這老賊却來了。」

雲四風道：「這說明了什麼？」

穆秀珍也呆住了，道：「那我們快去！」

「我打一個電話。」雲四風撥動了電話字鍵盤，他向電話中講的話，穆秀珍一句也聽不懂，毫無疑問，那是扒手行中的切口了。

雲四風放下了電話，神色十分緊張，道：「穆小姐，我們伏在沙炳與住宅附近的人，的確看

到高翔和木蘭花兩人偷走進去的。」

「結果怎樣?」

「不知道，但沙炳與出來了，他們兩人却沒有出來。」

穆秀珍呆住了道：「那麼，他們出事了?」

「穆小姐，光着急是沒有用的，」雲四風催促着，一面將他被穆秀珍搜出來，一直放在咖啡几上的東西，全收了回去，「你快去準備一下，我們一起去。」

穆秀珍以極快的步伐奔上了樓梯。

四分鐘後，她已奔了回來。

穆秀珍將車子開得十分快。

本來，他們已知道高翔和木蘭花可能出了事，心情應該是十分緊張的，但是雲四風不斷地在稱讚着穆秀珍的駕駛術高明，又將穆秀珍的機智、靈敏，誇獎了一番，令得穆秀珍心中十分高興，緊張的情緒，當然也被沖淡了不少，車子也駕得更得心應手。在快到市區之際，路邊有兩條人影竄了出來。

那兩人的身手，十分矯捷，雲四風叫道：「停車!」

穆秀珍陡地刹住了車子，那兩個人已跳上了車，穆秀珍回頭看了一眼，看出那兩個人是雲二

風和雲三風，穆秀珍不好意思地向他們打了一個招呼。

兩人卻是滿面笑容，道：「四弟，五弟還是怕羞！」

穆秀珍聽得幾乎笑了出來，道：「你們老五這樣怕羞，過幾天，我非得介紹一個潑潑辣辣的女朋友給他，讓他吃吃苦頭！」

雲家三兄弟都笑了起來。

三十分鐘後，車子已接近沙炳興的住宅了！

在離開沙宅一條街處，穆秀珍停下了車子，道：「我們是硬進去，還是悄沒聲地偸進去？」

「我看還是別讓老賊知道的好。」雲四風想了想，道：「因爲你也已經和他翻了臉，如果再公然去見他，一定會吃虧的！」

穆秀珍點了點頭，四人一齊出了車子，迅速地奔了一條街，來到了沙宅的圍牆之下，貼牆而立，雲二風自懷中取出一節鐵桿來，不斷地拉長着。

那節一呎來長的「鐵棍」，本來是有一握粗細，但是拉長了變成十幾呎長之後，頂端最細的地方，却只是一枝鉛筆粗細。

頂端的鈎子搭在圍牆上，雲二風首先抓了上去，緊貼着的是雲三風，然後是穆秀珍，最後才是雲四風，四人到了牆頭上，蹲了下來。

花園黑沉沉地，屋子中也是黑沉沉地，穆秀珍低聲道：「看樣子不像有人，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找尋蘭花姐和高翔呢？」

「不怕，」雲四風回答，「我們對這幢屋子的一切，瞭若指掌，因爲我們有這幢建築的藍圖，只要木蘭花在，我們一定可以找得到的！」

穆秀珍點了點頭，雲二風已將那節梯收了上來，又放在懷中，然後道：「我們一個一個跳下去，穆小姐，你跳得下去麼？」

「當然跳得下！」她身形一縱，已向下跳了下去！

雲四風連忙跟在她的後面，而在他們兩人着地之後，又傳來兩下輕微的「拍拍」聲，那自然是雲二風和雲三風也跳下來了。

穆秀珍低聲道：「走，我們向——」

穆秀珍只講了三個字，意想不到的變化就發生了！

首先，是一陣大聲的呼喝，那一陣的呼喝聲，至少是一百個以上的人所發出來的，這一下呼喝聲，令得他們四個人陡地吃了一驚！

可是，比起接着所發生的事情來，那一陣呼喝聲令他們吃驚的程度，實在不算什麼！隨着那一陣呼喝，他們眼前，陡地大放光明！

花園之中，本來是十分黑暗的，黑暗得幾乎不能看到幾尺之外的物事，可是剎那之間却明亮得和白天一樣，而且光線像是集中在他們的身上一樣！

他們立時想到：那是探射燈！

就在他們立時想沿着牆奔了開去之際，他們聽到了槍機的拉動聲，和好幾個聲音同時喝道：「別動！你們被包圍了！」

他們四個人站定了身子。

他們之所以站定身子，並不是由於聽到了那一聲警告，而是他們在那片刻間，已看清了四周圍的情形，他們是實在難以逃得出去的！

在他們的身前，約有一百多名警員，排成了一個半圓，每一個警員的手中，全是荷槍實彈的。四輛裝有探射燈的警車，正將探射燈的光芒，集中在他們四人的身上，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們四人，一時之間是難以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而當穆秀珍看到了圍在他們周圍的乃是警方人員之後，她也定下神來，向前走出了兩步，叫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是誰帶隊的？我是穆秀珍！」

穆秀珍的話並沒有得到任何回答，却聽得在警員之後，響起了沙炳與沙啞的聲音道：「方局長，賊人已經自投羅網了，你為什麼還不實行逮捕？」

方局長遲疑道：「這個……這個……」

穆秀珍連忙循聲看去，只見沙炳興和方局長，站在一輛警車之旁，沙炳興正指手劃脚，聲勢洶洶地在質問着方局長，而方局長則滿臉都是爲難的神色。

在他們兩人的身邊，則有十六七名記者在。

沙炳興的聲音越提越高，道：「方局長，警方的責任，便是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現在這三男一女，私進民居，莫非他們是可以逍遙法外的特權人物麼？請你回答我這個問題！」他一面說，一面向他身後的幾個記者，揮了一下手。

那幾個記者連忙拿起小本子來，準備紀錄方局長的講話，方局長轉過頭，向穆秀珍望來，嘆了一口氣，道：「秀珍——」

他才叫了一聲，穆秀珍已怒是不可抑叫道：「沙炳興，孟廷棟，你這老奸巨猾的老賊，你——」

可是，穆秀珍的話也未曾講完，雲四風已大踏步來到穆秀珍的面前，攔住了穆秀珍的話，道：「方局長，是我們兄弟三人要對沙炳興不利，事情和穆小姐是無關的！」

穆秀珍一聽雲老四要開脫她，忙道：「不行，我們四個人一起來的，要坐牢，我們四個人自然也一起去，我爲什麼要例外！」

「嘿嘿嘿……」沙炳興不斷地奸笑着：「方局長，你聽到了沒有？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如果你還不實行拘捕，明天的報紙上，嘿嘿……」

方局長的身子，陡地震動了一下！

他並不知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這四警車的警員，和探射燈的設備，以及他自己，是他接到了沙炳興的緊急請求之後趕到的。

而在趕到沙宅之後，也是依着沙炳興的要求，在黑暗中埋伏的。當時，方局長也知道有大批的記者在場，但是他只當沙炳興有了關於「旋風」盜的情形，要警方來埋伏拿人的，他做夢也想不到，當探射燈大放光明時，連穆秀珍也在其中！

這時的情形，是對穆秀珍極其不利的，方局長當然知道，有穆秀珍在內，事情一定另有曲折，正義的一方，必然不是沙炳興。

可是，這二十名記者，都在場目擊，而沙炳興又是一個在社會上極有地位，財富的數字大得驚人的大人物，如果這樣的情形下，他竟不下令拘捕穆秀珍和那三個男子的話，當時沙炳興自然也只好發怒，但明日報章上一宣揚，方局長的職位自然難保了！

他個人局長的職位保不住是小事，整個警界的聲譽，受到了無可挽救的失敗，那却是一件十分重大的大事了，這時候，在沙炳興的冷笑聲中，方局長實在為難之極！

一時之間，每一個人的日光，都集中在方局長的身上！

那自然是所有的人，都在等候方局長的決定！

可是方局長就是難以作出決定來！

這樣一直拖下去是不行的，他總得有一個決定！汗水已開始從他的額上沁了出來，也就在此際，穆秀珍叫了出來，道：「方局長，你將我們拘捕好了！」

雲四風就在穆秀珍的身後，他也以十分鎮定的聲音道：「方局長，你可以先將我們帶回警署去，在警署中，我們自然會將一切內幕講出來的！」

他講完之後，還向記者羣招了招手，道：「各位記者先生，我所說的內幕，非常有新聞價值，希望你們不要錯過！」

沙炳興的面色鐵靑，又叫道：「方局長！」

方局長無可奈何，只好嘆了一口氣向兩個警官，打了一個手勢，那兩個警官連忙替雲家三兄弟戴上了手銬，可是當他們來到了穆秀珍身邊的時候，他們都不禁猶豫了起來，還是穆秀珍自己伸出了雙手來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你們別客氣！」

那兩個警官忙低聲道：「穆小姐別怪我們！」

穆秀珍爽朗地一笑，道：「不會的！」

「卡」地一聲，手銬銬上了穆秀珍的手腕，沙炳興冷笑了一聲，道：「方局長，將這四個賊人帶回去之後，希望你好好地審問！」

方局長這時，心中實是十分疑惑！

因爲有穆秀珍在內，事情之另有曲折，那是毫無疑問的事了，據那男子說另有內幕，可能是對沙炳興十分不利的，何以沙炳興竟這樣鎭定呢？

方局長是一個經驗十分老到的警務人員，他一生貢獻給警務工作，自然有着極高的警惕性，這時，他心中已然想到事情有些蹊蹺了！

他吸了一口氣，說道：「多謝你，我們要收隊了！」

那兩個警官，將雲氏兄弟和穆秀珍，押上了警車，方局長也上了同一輛警車，他在穆秀珍的身邊，坐了下來，在車子開動之後，他才道：「秀珍，你們所說的內幕，可是對沙炳興不利的麼？」

「當然，絕對不利！」穆秀珍揚了揚眉毛，「別看他神氣，內幕一公佈了出來，他在社會上，將不能有立足之地了！」

方局長的心中，又是一凜。

他緊皺着眉頭，道：「那麼他何以那樣鎭定，還說要將你們帶回警署去好好地審問？他爲什

麼竟要做對他不利的事情?」

方局長這幾句話，像是在問別人，也像在自言自語。

警車在迅速地前進着，車中並沒有沉默了多久，便聽得雲四風道：「老賊的心腸極其狠毒，我認爲，他已準備在半路上謀殺我們！」

「那是不可能的，」方局長搖着頭，「他如何下手?」

「襲擊警車！」雲四風簡單而有力地回答着。

方局長陡地一凛，一手抓起了無線電對講機，道：「停止前進，派出兩小隊警員，去前面進行搜索，看是否有人——」

方局長「埋伏」兩字，還未曾出口，只聽得「轟」，「轟」，兩聲巨響，在路中心發生了爆炸！

爆炸的地點是在方局長他們所乘的最前一輛警車之前，約莫二十碼處，如果他們不是及時停下了車的話，爆炸幾乎可以在車頂發生！

這時，爆炸的氣浪，也令得車子陡地震動了起來，方局長疾聲道：「伏下！快，解開他們的手銬，各警車警員，下車，散開！」

在兩下爆炸過後，輕機槍的「軋軋」聲，挾着子彈的呼嘯聲，已經自峭壁上襲了下來。有一

輛警車，已經中彈起火了！

可是方局長還是十分鎮定地在車中指揮。

警員的還擊，也立即開始，一個警官走到雲家兄弟和穆秀珍身邊，可是他們四個人却一起舉起手來，道：「不必釋手銬了，看！」

原來他們四個人的手銬，早已脫去了！

而他們事先顯然是沒有約好的，是以這時，四個人看到各自都已解去了手銬，不禁相視一笑，穆秀珍一伸手，就將那警員的槍，奪了過來，一伏身，出了車廂，便向上射了兩槍。雲四風緊跟在她的身後，道：「穆小姐，小心一些！」

穆秀珍一出了車廂，便看到情形對警方是不利的。

襲擊的人，高居在峭壁之上，從峭壁上的火舌看來，他們一共有四枝機槍，他們居高臨下，一輛警車起火在焚燒，火光熊熊，等於使警員暴露了目標，警員只好靠車子做掩護來進行還擊，而四具探照燈，早已給子彈射得千瘡百孔，不能用了！

這時候，一百多名警員的去路和退路都被截斷，他們等於被困在這裏了，而峭壁上的火舌不斷地噴着，受傷的警員，在不斷地增加中。

看來，除了有人攀上峭壁去解決那四挺機槍，是沒有別的辦法了！穆秀珍靠着一輪槍火的掩

護，來到了方局長的身邊。

堅持在無線電之旁指揮的方局長，手臂上被流彈擦過，用手巾綁着，他正在不斷地和總部聯絡，要總部派出直昇機來。

穆秀珍道：「局長，我上峭壁去收拾他們！」

「不行，太危險！」方局長斬釘斷鐵地拒絕。

「那怎麼辦？我們就這樣被圍在這裏了麼？」

「我已經和總部取得聯絡，四架直昇機已奉令出動，匪徒是萬無倖免的，我們是堅持守下去，一定勝利，唉，怕只怕沙炳與知道事情敗露，會逃走了！」

「我同沙宅去！」穆秀珍又自告奮勇。

「這……你可得小心！」

穆秀珍大聲道：「有數了！」

她一個轉身，又跳下了車廂，雲四風迎前一步，道：「我們一起去！」雲二風和雲三風一起「哈哈」一笑，他們四人的身手，靈活已極，猛地又滾又跳，越過了路面，來到了峭壁之下，那是從峭壁上射下的子彈所射不到的死角！

但是他們必需緊緊貼着峭壁行進，否則就十分危險，他們打橫，迅速地向前移動着，上面的

匪徒，似乎也知道有人在移動，子彈在他們面前兩三呎處，不斷地掃射着，沿着他們經過的地方，地上幾乎出現了一條連續不斷，由子彈射成的深溝！

他們四人終於離開了百來碼，他們拔足飛奔，一路上幾乎沒有休息，好在激戰的地方，離開沙宅並不是太遠，不多久，他們便奔到了沙宅大門口，迅速地翻了進去，一進鐵門，只見大廳中燈火輝煌，四人直衝了進去，雲四風連發兩槍，打開了門，推門進去。

他們才一進門，便呆住了！

大廳中，有許多人，包括那批記者。

沙炳興坐在正中，站在沙炳興背後，手肘靠在沙發上面，却是高翔，而坐在沙炳興對面的，却赫然是女黑俠木蘭花！

× × ×

木蘭花和高翔被黑烟薰昏了過去之後不久，又醒了過來，他們一躍而起，發現他們仍然是在那間房間之中，但是沙炳興却已不在了！

木蘭花和高翔兩人連忙下了那度大梯，到了那道暗門之前，可是暗門却已被鎖上了，那自然是沙炳興離去之際鎖上的。

高翔可以輕而易舉地從外面將門打開來，可是如今他們是被反鎖在裏面，要打開這扇門，却

是無從着手的。木蘭花忙道：「去看看那柄火箭槍還在不在！」

高翔連忙又衝了上去，可是他却找不到那柄火箭槍，他探頭下來，叫道：「沒有，那柄槍一定已被沙炳興帶走了！」

「那麼，」木蘭花吸了一口氣，「我們得另找出路了！」

她慢慢地走下木梯，又來回踱了幾步，抬頭向上看去。她的頭頂之上是屋頂，她可以看得到的是一層一層防水的油毡。

在油毡之上，自然是瓦面了。

而如果揭開瓦片的話，他們當然可以出去了。

當木蘭花一抬頭向上望去之際，高翔也已想到這一點了，他抬起脚來，在鞋跟的一個掣上，按了一按，「刷」地一聲，抽出了一柄鋒銳的小刀來。

木蘭花則也在同時，除下了她的頭箍，在頭箍之中，抽出了一柄同樣鋒銳的小刀來，兩人相視一笑，回到了那間房間之中。

他們開始用小刀去切割瓦片之下的柏油氈，那種防水的柏油氈十分厚，每一層有一英吋，而且有兩層厚，堅韌而難以切割，他們兩人化了很大的工夫，才算是割下了兩方呎大小的一個洞來，那已足够使他們兩人的身子鑽出去的了。

木蘭花輕輕地頂開了大塊的琉璃瓦，探出頭，向下看去。如果她們能够早半小時完成這項工作，那麽他們一定還可以看到花園中熱鬧情形的。

但這時，警車已離去了，木蘭花只看到客廳中有燈光傳出來。木蘭花的身子穿出了屋頂，屋面的琉璃瓦十分滑，要非常小心，才能不滑跌下去。

木蘭花出來了之後，伏在瓦面上，等高翔也出來了，他們才手拉着手，慢慢地向下滑去，終於，他們抓住了屋簷，縱身躍到了陽台上。

然後，他們輕而易擧打開了門，來到了走廊，順着樓梯，直衝進了大廳中。他們兩個人的突然出現，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

沙炳興正在大廳中，吩咐着那班受他控制的報紙，如何攻擊警方，木蘭花和高翔的突然出現，使得他軟癱在沙發上！

高翔連忙來到了他的身後，監視着他的行動。

而木蘭花則老實不客氣地，在他的對面，坐了下來。

那一干記者，全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正在相顧愕然間，雲家兄弟和穆秀珍，也在這時候，突然衝進了沙宅的大廳！

穆秀珍一看到木蘭花和高翔，心中高興之極，而高翔和木蘭花兩人，也頗覺意外，雲家兄弟

一個箭步，來到了沙炳興的周圍站定。

沙炳興的面色更蒼白了。

一個記者還在不識趣地問：「沙翁，這是怎麼一回事？」

沙炳興並沒有回答，木蘭花已然道：「沙先生，我想你很想這些記者快一些離開去，是不是？」

「是……是的。」沙炳興的聲音很苦澀。

「請！」高翔代下了逐客令。

那十來位記者，個個滿腹狐疑，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却又不敢不走，記者一走，穆秀珍便嚷了起來，道：「蘭花姐，這老賊埋伏了兩個地雷，四挺機槍，想要謀殺我們和百多名警員！」

木蘭花吃了一驚，道：「現在怎樣了？」

「幸而方局長早幾秒鐘下令停車，才未曾遭了他的毒手，現在，已經派直昇機去對付在峭壁上的那四個狙擊手了！」穆秀珍得意地一笑，「老賊，你完了！」

沙炳興的身子，在沙發中劇烈地發着抖。

好一會，才聽得他道：「你們沒證據，沒有證據！」

「不管有沒有證據，我們將這一切全公佈出去，看你以後怎樣做人，看社會上怎樣對付你！」木蘭花一字一頓地說着。

沙炳興臉上的神色，又轉得倔强起來。

木蘭花立時又道：「而且，你當年吞沒的那筆巨款，是屬於什麼人的？這些人有不少還在，你有把握可以應付得了他們麼？」

沙炳興完全崩潰了，他的口唇抖動着，但却發不出聲音來。穆秀珍「噢」地一聲，道：「雲先生，他可是吞沒過你們的巨款？」

「不，不是我們的。」雲四風回答。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穆秀珍給弄糊塗了。

「沙先生，」雲四風向沙炳興湊過頭去，「可要說麼？」

「沒有證據，沒有證據！」沙炳興喃喃地說。

「三位，」雲四風向木蘭花、高翔和穆秀珍望了一眼，「先父與這個孟廷棟，全是『扒』字行中的老前輩了，老一輩的扒手，也是講義氣的，不扒窮人，更要刦富濟貧，還有兩位大叔，也是名頭響亮，江湖上人合稱『四大鬼手』！」

穆秀珍聽得十分有趣，木蘭花和高翔則是早知道的。

「十多年前，」雲四風繼續着，「他們四人全都收山不做了，恰好那時，正是世界局勢起着極大變化的時候，烽火連野，有七個幫會，準備撤退，這七個幫會有一筆爲數相當大的金塊，交給先父等四人，請他們四人，運到本市來。」

雲四風的聲音變得激動了：「可是，從此之後，先父等四人，便下落不明了，由於局勢的動蕩，那七個幫會中人，也風流雲散，這件事，似乎已沒有人再追究了，但是還有我們弟兄五人，我們是早已來到了本市的，從先父的來信中，我們知道了有這件事，在我們都成人之後，我們對這種事展開了精密的調查，發現本市著名的大富豪，沙炳興就是孟廷棟！」

雲四風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

「事情很明顯了，」高翔接口道：「一定是他害死了那三個人，他吞了這筆巨款，改名換姓，用這筆錢起家，成了大富翁！」

「就是這樣。」雲四風下了結論。

一時間，所有的眼光又集中在沙炳興的身上。

「沒有證據！」沙炳興還在嘴硬。

「嘿嘿，」雲二風突然冷笑着，揮起手來，「拍」地在沙炳興的臉上摑了一掌，「老賊，你的末日到了，還在口硬。」

那一掌將沙炳興摑得口角鮮血直流。

也就在這時，方局長已帶着大隊警員趕到，直昇機一飛到，四名匪徒喪生，戰鬪便解決了，木蘭花立時走到方局長的身邊，低聲講了幾句。

方局長命所有的警員和警官退出去，只留他一個人在，然後，木蘭花才轉過身來，道：「沙先生，以前的事，的確是沒有證據了，但是現在的事呢？你指使人去襲擊警車，謀害本市警察局長，這却是有證有據的，你以爲你該入獄多少年？」

沙炳興雙手抱着頭，發出嗚嗚的聲音來。

「我看，我們得好好談一下條件了！」木蘭花冷冷地道：「不知道沙先生你可有興趣麼？我們的條件，必需全部答應的。」

沙炳興面色蒼白地抬起頭來，點了點頭。

×　　×　　×

四十分鐘之後，木蘭花、方局長、高翔、穆秀珍和雲氏三兄弟，一起走出了大廳。偌大的一個大廳，只有沙炳興一個人坐着。

雲氏三兄弟在石階上站着，用十分欽佩的眼光，望着木蘭花，道：「蘭花小姐，你的辦法多麼好，我們實在太蠢了，我們竟要去以身試法，他的財產如此龐大，我們就算要偷，也是偷不完

的，反倒給他以對付我們的口實！」

木蘭花謙虛地笑了笑，道：「三位過獎了，你們的設計也是十分佳妙的，可惜用來對付沙炳與這種大奸大惡的人，不是很適宜！」

「還說他們的辦法好？」高翔抗議着，「我差點給他們撞死！」

「那是二哥的主張，他最激烈！」雲三風道。

「那也怪不得我，誰知道事情眞相一揭露，高主任和木女俠，會完全站在我們的這一邊？」雲二風不服氣地反駁着。

「喂，還有，」穆秀珍道：「你們是用什麼法子，將匡副探長和那個警員，嚇成那樣子的？」

雲四風轉過頭去，又突然再轉過來，道：「用這個！」

穆秀珍向他臉上看了一眼，便忍不住尖叫了起來！

雲四風的面上，戴了一個面具，那面具並不是靑面獠牙，而是使雲四風變得十分瘦削，像黃蠟做成的人一樣，一點生氣也沒有，十分可怖！

穆秀珍尖叫了一聲之後，又道：「可是……可是他們全說你會飛，那又是怎麼一回事？你扮成了鬼，總不成眞的會飛！」

「我眞的會飛！」雲四風突然伸臂抱住了穆秀珍。

接着，突然之間，他和穆秀珍兩人，便飛了起來，他們飛得離地有六七呎高，雲四風哈哈笑着，穆秀珍驚訝地叫着。

木蘭花讚嘆地說道：「一具極精巧的個人飛行器！」

「是的，」雲二風道：「四弟是一個科學的天才！」

雲四風和穆秀珍越飛越高，飛出圍牆去了！

× × ×

第二天，幾乎全市的報紙上，都登載了同一個消息，消息稱，沙氏機構總裁沙炳興，突然宣佈退休，而組成一個董事會，來接替沙炳興的工作。

董事會的成員是五個，他們的名字是：雲一風、雲二風、雲三風、雲四風和雲五風。他們五人組成的董事會，對於沙氏機構屬下的企業，報社，銀行，將有絕對的控制權。

這是震動商業界的大新聞。

這也是木蘭花向沙炳與提出的條件，唯有這樣，才可以使沙炳與的財產轉移，用於正途，新的董事會在招待記者會上，宣佈沙氏機構要成立許多學術研究組織，要興建許多平民醫院，要辦許多免費學校，總之，所有的純利，全都用在對公衆利益有關的地方！

沒有什麼人再記得守財奴沙炳興了。

市民全爲他們可得到很大的利益而奔走相告。

只有穆秀珍，似乎不很高興，因爲雲四風對她太好了，而她的未婚夫馬超文、學業已然完成，就要回來了，她破天荒第一次，在感情上有了煩惱！

（全文完）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1. 巧奪死光錶
2. 血戰黑龍黨
3. 火海生死鬥
4. 海底火龍
5. 地獄門
6. 勇破火箭場
7. 神秘高原
8. 雷庫驚魂
9. 死亡織錦
10. 電眼怪客
11. 冰川亡魂
12. 奪命紅燭
13. 智擒電子盜
14. 死亡爆炸網
15. 殺人獎金
16. 隱形奇人
17. 高空喋血
18. 怒殲惡魔團
19. 連環毒計
20. 秘密黨
21. 旋風神偷
22. 天外恩仇
23. 大破暗殺黨
24. 魔黨餘生
25. 血濺黃金柱
26. 神秘血影掌
27. 鑽石雷射
28. 北極氫彈戰
29. 潛艇迷宮
30. 玻璃僞鈔模
31. 黑暗歷險
32. 軍械大盜
33. 人形飛彈
34. 斷頭美人魚
35. 蜘蛛陷阱
36. 無敵兇手
37. 沉船明珠
38. 無價奇石
39. 失踪新娘
40. 怪新郎
41. 金庫奇案
42. 龍宮寶貝
43. 珊瑚古城
44. 獵頭禁地
45. 魔畫
46. 死神宮殿
47. 復活金像
48. 遙控謀殺案
49. 地道奇人
50. 蜜月奇遇
51. 冷血人
52. 生死碧玉
53. 電網火花
54. 古屋奇影
55. 金廟奇佛
56. 天才白痴
57. 生命合同
58. 三屍同行
59. 無風自動
60. 無名怪屍

封面設計：鄭少羣

HK $